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三十

胡

渭字壯明號東樓浙江德清人貢生

書揚州田賦後

一

李因篤

字天陔陝西富平人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官檢討

荒政策

三

治河策

六

東雲雖孝廉億略序

十

大中丞焦公文集序

十一

張鷟庵先生文集序

十二

義林述

十三

重修龍潭葉公祠記

十三

南南冢宰強蒲公傳

十四

茂衍王公墓表

十六

朱彝尊

字錫鬯號竹垞浙江秀水人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官檢討有曝書亭集

春秋論

十八

韓信論

十八

陳壽論

十九

報李天生書

二十

史館上總裁第三書

二十

史館上總裁第四書

二十一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二十三

曝書亭著錄序

二十四

王耆功遺集序

二十四

感舊集序

二十五

王崇安詩序

二十六

嚴蓀友秋水集序

二十六

登峰山記

二十七

真賞樓記

二十七

飽齋記

二十八

秀埜堂記

二十八

倦圃圖記

二十八

看竹圖記

二十九

游晉祠記

二十九

東甌王廟碑

三十

江西右布政使賀公祠堂碑

三十一

殷先生墓志銘

三十二

知伏兔縣事蔣君墓誌銘

三十三

知思州府事陸公墓誌銘

三十四

王處士墓誌銘

三十五

文學曹君墓誌銘

三十六

文學鄭君壙誌銘

三十六

國朝文匯甲集卷三十

書揚州田賦後

胡渭

今天下號為財賦之藪者。江東浙西數百里之地。蘇松常嘉湖五郡而已。或頻太湖。或夾松江。自唐以來。其田日增。太率圍占江湖以為之者也。禹之治水也。空其旁近地以居水。故水潦大至。而得所滯。其於震澤亦當若是。紹興二十三年。棟議史才言。浙西民田最廣。平時無甚害者。太湖之利也。近年瀕湖之地。多為兵卒侵據。累土增高。長堤彌望。名曰壩田。旱則據之以溉。而民田不沾其利。澇則遠近泛濫。不得入湖。而民田盡沒。此上流圍田之害也。其下流則吳南古有笠澤。在松江左右。春秋時。此澤尚存。不知何代始變為田。其地蓋即葉少蘊所云。平望八尺震澤之間。水瀾漫而極淺。與太湖相接。可隄而為田者也。在今吳江縣界。五代梁開平三年。吳越於吳縣之松陵。築置吳江縣。故蘇子瞻云。若欲吳淞江不塞。吳江一縣之民。可盡徙於他處。上源寬濶。清水力盛。沙泥自不能積。何致有壅塞之患。單錡云。松江漲塞。是以三春霖雨。則蘇湖常秀。皆憂瀾漫。雖增吳江一邑之賦。顧三州通失者不覺。圍田之貽害如此。笠澤既盡為田。僅存一衣帶之水。上源狹隘。水不清駛。故江尾之潮沙日積。葦蘆叢生。而太湖之水入海。邇緩矣。好利者因其塞而堤土以為田。潮沙葦蘆之地。悉成隴畝。元潘應武曰。蔽山湖

中有山寺。宋時在水心中。歸附後。權勢占據為田。今山寺在田中。雖有港澗。皆淺狹。潮水湖水不相往來。歸熙甫云。傍江之民。積占芟蘆。指以告佃。為名所納。升斗之稅。所占即百頃之田。而稅又多。吏胥隱沒。昔宋時園田皆有禁約。今奸民豪右。占田以遏水道。更經二三年。無吳淞江矣。此又下流壅塞。以鄰為壑。五郡同苗者也。蓋自江左偏安。限於一方。務盡地力。以給軍興。而不暇計久遠。此與戰國時大河隄內之地。利其填淤肥美。耕田築室其中。其弊正同。而後之論墾田者。謂人功之修。浙西最盛。不知揚州土塗泥。故田下下。而園田之土。則塗泥之尤者。十年之中。不能五稔。而又累及於上流。得不償失。田之日增。民之所以日困也。烏足道哉。然宋時兩浙之田。每畝稅不過一斗。見社實極上。巡撫侍郎周忱書。按熙寧二年。鄉置上書田。國朝之法。一夫之田。為四十畝。出米四石。此即社說所自出。民猶易辦。自景德公田之法行。丞相賈似道。去其議。浙西於是多官田。下逮元明。籍沒之田愈多。皆按其租薄以輸額。而浙西之稅糧。天下莫比矣。邱文莊密云。韓愈謂賦出天下。而江南居九以今觀之。浙西又居兩浙十九也。即蘇州府計之。以準其餘。墾田九萬六千五百頃。居天下八百四十九萬六千餘頃田數之中。而出二百八十萬九千石稅糧。於天下二千九百四十餘萬石歲額之內。其徵科之重。民力之竭。可知也已。蓋蘇州一府。無慮皆官田。而民田不過十五分之一。稅糧五郡之冠。夫奪民之產。以為官田。而重

稅之殊。非為民父母之道。然其所奪者。皆豪家富人之田。與小民無涉。小民佃官田。亦與輸豪家富人之租。不甚相遠。而私田之賦。自若也。迨其後。版籍淆亂。通租無算。國家有官田之名。而無官田之實。有司考成。坐此為累。至嘉靖二十六年。嘉興知府趙瀛創議。田不分官民。稅不分等則。一切以三斗起徵。蘇松常三府從而效之。自官田之七斗六斗。始官田有多至一石以上者。宣德五年詔遞減三分二分。故止於七斗。下至民田之五升。通為一則。而州縣之額。各視其所有官田之多少。輕重為準。多者長洲至畝科三斗七升。少者太湖畝科二斗九升。顧亭林曰。國家失累代之公田。而小民乃代官佃無涯之租。賦事之不平。莫甚於此。嗟乎。田猶是下下之田也。而賦則不啻倍蓰於上上。三江震澤之區。昔之民溺於水。今之民溺於賦。有能惻然於東南民力之竭。而為之曠然一變其法。使水復底定之迹。而賦不失則壤之規。斯真所謂功不在禹下者矣。

荒政策

李因篤

愚聞國託本於民。民仰資於食。食聽命於歲。國託本於民。而民之不能有聚而無散者。食為之也。民仰資於食。而食之不能有盈而無蝕者。歲為之也。食聽命於歲。而歲之不能有備而無患者。政為之也。愚嘗思觀周漢以至今日。所謂凶年饑歲。無代無之。而獨怪今之議荒政者。何其多夸辭而鮮實用也。今之言荒政者。率多歸重根本。謂宜圖諸未然。而舉昔賢已效如常平當社社倉卹流之事。皆迂疏目之。夫平居未能修明王制。權天下之旱乾水溢。而不至有害。不幸而耕稼未豐於前。歲凶適值其後。救荒如戢焚火。已燎原。則赴之惟恐不及。而必曰爾何不曲突徙薪也。不己晚乎。情勢既迫。安得不疾呼而請賑哉。且常平當社社倉卹流之法。愚非以為行之即事盡善也。亦視其人何如耳。雖然。行而未善。其視裕而不行者。必有辨。況愚又非以為姑設此數者。是亦足矣。而平時墾田薄斂之政。何置而不講也。愚意並行而不相悖。權其緩急。而徐圖其恒足耳。愚考王制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總計天下之口。雖有凶年。民無菜色。所謂講之於平日也。愚又考周禮遺人掌委積。曰邦。曰鄉。曰門閭。曰郊里。曰野鄙。曰縣都。自民之艱阨老幼。至賓客羈旅。皆在所恤。廩人掌九穀之數。曰匪頒。曰調賜。曰稍食。自民之四饋三饋。至二



補不足。則令移民就穀。詔王減用。而大司徒更以荒政十二聚萬民。曰散利。曰薄征。曰緩刑。曰弛力。曰舍禁。曰去幾。曰青禮。曰殺哀。曰蕃樂。曰多昏。曰索鬼神。曰除盜賊。司教又以節巡郊野。救其疾疫。胡安國又加之為粥溢以救饑。興工作以聚失業之人。夫遺人所掌。乃國家常時收諸委積以待凶荒施惠之法也。廩人所掌。乃國家每歲計其豐凶。以為嗣歲移就之法也。荒政十二。乃國家遇凶荒之時救卹之法也。其未荒也。預有以待之。將荒也。先有以計之。既荒也。又有以救之。此所謂講之平日。與講之於臨時者也。繇是觀之。亦足以見三代之政。並行而不悖矣。若夫常平之法。則始於漢。耿壽昌請令邊郡築倉。穀賤則增價而糴以利農。貴則減價而糶以利民。名曰常平。邱濬曰。年之豐歉不常。穀之種類不一。故散之。必斟酌而上下之。兼行李悞之平糴。中饑發中熟之所斂。大饑發大熟之所斂。則糴不貴而民不散矣。當社之法。則始於隋。長孫平奏。令民間每秋戶出粟米一石以下。輸之當社。委社司權量。以備凶年。名曰義倉。胡寅曰。義倉取民不厚。而置之當社。於民尤便。後世移於州郡。則文案之反覆。吏胥之侵沒。其受惠者。大抵城郭之近。力能自達者耳。遠者惡能及哉。必以隋為法。而任其事者。不必見任之官。散之民者。不必在官之屬。責以大義。加以殊禮。則上不勞而民享其利矣。社倉之法。則始於宋。朱子初建之。崇安開權鄉。

有社倉一所。朱子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償之。自後隨年  
散。小歉則捐其息之半。大歉則盡捐之。凡十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  
百石還府。而以見儲米三千一百石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止收耗米三升。以是鄉  
有凶年。人不缺食。孝宗時。下其法於諸路。邱濬曰。里社不能皆得朱子者主之。又不  
能皆得劉如愚父子者為之助。恐或計私害公。則弊不勝言。雖然。十室之邑。必有忠  
信。苟有司擇長者而付之。實心區畫。亦安在其不可行也。郵流之法。則莫善於宋富  
弼。按慶厯中。河朔大水。民流而就食京東者。不可勝數。弼時知青州。勸所部出粟。益  
以官廩。擇公私廬舍十萬餘區。散處其人。而官吏目前資待缺者。皆賦以祿。使即民  
所聚。擇老弱病瘠者廩之。仍書其勞。約為奏請。率五日。輒持酒肉慰藉。出於至誠。人  
皆盡力。又山川陂澤之利。聽民擅取。死者為大家葬之。明年大熟。民各以遠近受糧  
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計。邱濬更欲折衷其法。立為定規。頒布天下。凡遇  
荒年。或散粟。或給粥。所在長吏。即下所屬。凡所部有致仕閒住。及待選官。監與夫者。  
者。之風重於鄉者。以名起之。而待以士大夫之禮。給以印憑。目為公直。俾其量領官  
粟。各於所在。因人議賑。而官不遂制。事竣。具疏上聞。量加懲勸。則吏胥不得乘機肆  
其侵漁。此又不但可施之流民也。發賑之法。則當本周禮之散利薄征。遺人之施惠。

郵民而兼采唐宋之善者。如唐貞觀二年。遣使賑饑民。鬻子者。出金帛贖還之。卹落  
又謂待其鬻而後贖。則不售而死者必多。莫若責令有司。遇年饑鬻子者。官為買之。  
每一男一女。五緡以上為率。量給身直。贖其父母。餘以為調養之費。傳送邊郡。編為  
什五。是於救荒之中。寓實邊之效。若費無所出。則請暫貸官錢。俟江南罪人。謫戍西  
北二邊者。俾其納五百緡許除籍。納二百緡許改近衛。所得緡取補前貸。彼南人之  
隸極邊。勾丁補伍。甚以為苦。必有樂從之者。如此則除一軍得百軍。移一軍得四十  
軍。倘行於今日。諸徒尚陽甯古之人。將引領恐後。莫之能禦矣。如代宗朝。劉晏掌財  
賦。諸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州縣豐歉之狀白使司。責入賤出。兼以較易雜貨供  
官用。知院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若干緡免。某月須若干救助。及期。晏不俟  
州縣申請。即奏行之。應民之急。未嘗失時。倘行之今日。再責一府佐董其事。并知院  
官可以不立矣。如周顯德中。淮南飢。世宗令以米貸之。不責其必償。胡寅曰。稱貸所  
以惠民。亦以病之。病其責償也。或嚴其期。或徵其耗。或與米而取錢。或赤貧而重督。  
或胥吏以詭貸而徵。諸編氓弊不勝言。倘行之今日。散倉廩。頒帑金。權其被災之厚  
薄。而不責其償。則其惠溥矣。如宋真宗大中祥符間。歲歉。民流命。侍御史乘船安撫。  
出粟賑貸。如仁宗遇災。則避殿變服。恐懼見於顏色。哀矜行於詔命。被災之所。必發

倉廩平糶不足則轉漕他路以給。又不足則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災甚則出內帑金帛。或鬻僧牒。或留歲漕。免租寬負。休役弛禁。飢民不能自存。則官養之。不得其死。則官瘞之。倘行之今日。而又責督撫大臣。如趙忬之書問屬縣。如曹暉之先期賜貸。如隆興中之特立賞格。如辛棄疾之痛懲首惡。相兼而求濟。則民困其有少乎。此又不特專資之於發帑者也。然惡更揆時審勢。有切方今之碩畫。而多與時議相背者。一曰寬就食之禁。夫安土重遷。人情也。苟非有大不得已。孰肯捐親戚。違墳墓。甘為亡民哉。蓋多藏而備具。則固無患矣。若不幸蓄積無素。與夫雖有蓄積。而連歲游飢。請之官無可發。勸之民無可貸。乞諸鄰無可應。將視其坐而待斃。不如縱其隨處餬口。以求生也。於是屢檄郡縣。考其有無。量其多寡。或移民就粟。或轉粟就民。或高市估以招商。或發官錢以市糴。又不幸而公私乏絕。計無所出。則亟聞朝廷。多遣官屬所在招綏。給以公儲。而不責償。故有以護送之。使不至潰散而失所。有以節制之。使不至劫奪生亂。有以選定安集之。使彼之室家。已破而復完。我之版籍。已渙而復聚。富弼青州之政。可踵而行也。曰嚴遲報之罪。孟子曰。民當飢歲。老弱死而少壯散。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朱子嘗稱蘇軾與林希論熙寧荒政之弊。費多而無益。以救之者過也。嘗見州郡每有凶荒。朝廷未嘗不捐租發粟。往往行之後時。緩不及事。上

有鉅萬之費。而下無分毫之益。其故遲而已矣。所以遲者。緣有司急簿書而緩撫字。遇有水旱災傷。非甚不得已。不肯申達。比其申達。則州縣上之府道。府道上之督撫。批撥往還。動經旬月。及聞諸朝廷。而令下已晚矣。然此非有司之罪。其失在國家也。何者。國家不能慎簡守令於平時。及其災荒入告。則總總疑之。豈惟守令。并其司道督撫。素倚安危者。亦莫不總總疑之。是以不得不遣官勘驗。而所遣者。又多以文法為拘。復患為慮。因一人之詐。疑眾皆然。惟已之便。不人之卹。彼實能沾惠者。有幾哉。夫朝廷於督撫司道諸臣。固前日所擇於諸臣之中。知其賢能而後任之者也。今一告災之故。而不足信。則國家所倚重何如也。況今所遣官。又能保其廉而且才。一一稱上德意乎。請如邱濬所言。定奏災限期。頒行天下。八分以上。馳傳。五分以上。差人。二三分以上。入遞。後不及期者。重治其罪。劉晏知院之說。可踵而行也。曰厚勸輸之典。邱濬云。幣將非國之美也。然用之他事。則不可。用之救荒。則是國家為民。無所利之也。故宋人謂之崇尚義風。不與進納同。自今以往。苟遇歲飢。民有多粟者。輸以濟荒。則定為等第。授以官秩。給與璽書。俾有司優禮。與見任同。苟非大故。亦不追奪。如此則平歲爭積。而凶歲爭輸矣。仁宗誘富人入粟秩。以官爵之事。可踵而行也。至於勸課農桑。必如堯錯所言。地無遺利。民無餘力。而後邦本固。慎擇長吏。必如司馬光所

云。關公正者為監司。俾察被災郡邑。其守令不勝任者易之。而後吏治肅。寬減租稅。必如漢文景。或全蠲。或免半。徧及於四海。而後民氣蘇。善乎呂祖謙曰。備荒總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修李悝之政。次也。所在有可均。使之流通。移民移粟。又次也。歲無凶。設糜粥。最下也。邱濬曰。周宣王所以中興者。以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遷定。安集之也。晉惠帝所以分崩離析。而迄不復振者。以六郡游飢。流民入於潁川者數萬家。不能撫之。而有李特之首亂也。然則荒政之所關。鉅細故哉。吾願今廟堂之上。求其實。勿徇其名。緩治其標。以徐圖其至善。圖其至善。俾國常藏富於民。而民無待哺於歲。昔賢之成憲。具在。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非有可行不可行也。

### 治河策

愚觀禹貢治河。始於積石。終於海。而諸州之文。不少概見。其首揭於兗者。僅九河既道而已。略其所經於諸州。而著其所入於兗。此治河必治下流之驗也。九州不言治河。而貢賦之來。則必以達河終焉。所疏不詳於侯國。而所會並舉於帝都。此治河即治運之驗也。太史公謂河災衍溢。害中國尤甚。而其書則以河渠名。以河之害歸河。以河之利歸渠。此治河兼治渠之驗也。平當之言曰。按經義治水。有決河浚川。而無所謂隄防壅塞。禹貢稱導河。而孟子亦稱禹疏九河。此治河以浚為治。不以塞為治之

驗也。九河逆河同在兗州。經於兗言九河。不言逆河。九河以為橋。而逆河以為同。此治河以分為治。不以專為治之驗也。商人六遠。以避河決之害。天子之尊。不與河爭強。王都之大。不與河爭地。輕去其國。而重為之防。此治河以徙民為治。不以徙河為治之驗也。吾聞之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今者。必有驗於古。置六驗之說。於此詳計而力行之。東昔賢之成法。而參以當代之急務。要未有不明著其效者。雖然。愚者徂近功之易見。智者矜小慧。而用鑿。故與愚者言。既難預覩其情。而與智者言。又難頓破所恃。言之於先。易致功。而嘗苦其不用。言之於後。易見聽。而嘗苦於無功。國家之事。習者故然。不獨治河。而治河為甚。何則。河之害深。而治河之費大也。河之害不一。治河之功不一。而愚皆約舉其最著者。大較漢宋元明之間。計其患。漢之患為決。宋之患為入淮。元之患為及山東諸郡。為妨運道。明之患為合沁泗沂之水。同歸於淮。而河淮為一。為毒河於淮。而避運道。而河漕為二。患在漢宋元。故道猶有存者。患在明。故道乃盡失之。然則河之患。未有甚於明者也。而今且過於明焉。紀其決。漢孝文時決酸棗。元光中決鉅子。又決館陶。永光五年決清河。建始四年決東郡。漢嘉四年決渤海。宋至和二年決大名。熙寧十年決澧州。元至正四年決濟甯。大德中決瀋口。明洪武十四年決原武。二十三年決河南。明年決原武入淮。又明年決陽武。三

十年決開封。景泰三年決沙灣。天順五年決開封。成化五年又決開封。洪治二年決汴城。入淮。復決黃陵岡。入海。五年決張秋。七年復決張秋。十三年決曹單。萬曆中決徐州。天啟中又決徐州。漢宋元決者十。明決者十五。然則河之決。亦未有多於明者也。而順治二年七年金龍之決。更烈於明焉。度其勢。固以前河之勢。自西而東而北。漢以後河之勢。自西而北而東。宋迄於明。則自西而東而南。河之自西南而東北者。河為之。河之自西而東南者。人為之。然則河之勢。未有不順於宋明者也。而今一仍其舊焉。約而論之。禹之功莫大於九河。然愚不曰九河。而曰貝澤之二渠。何者。二渠以釀之。九河以播之。藉非二渠引河北行。即九河之疏。安所施乎。漢之功莫大於宣防。然愚不曰宣防。而曰館陶之屯氏。何者。宣防之築。數年即決。屯氏之分。八十年無害。藉非屯氏。因其自然。播河為八。不復隄塞。即宣防之宮。不旋壞乎。宋之失。莫大於候水。然愚不曰候水。而曰熙甯之閉北流。何者。候水隨決隨塞。民雖苦之。而未嘗尤河。閉北流則尤也。六塘之渠。決大明而始罷。金隄之壘。決內黃而盡絕。河決以北。而欲回之使東。不幾與河爭乎。元之失。莫大於蒲口。然愚不曰蒲口。而曰安山之開會通。何者。蒲口隨塞隨決。河上之役。雖無歲無之。而未嘗雜他水。開會通則雜也。引汶而北。連白衛。至二百五十里。絕濟而南。連淮泗。至一千八百里。河決以南。而茫茫汶



與濟之是求不幾置河於外乎。明之失莫大於夏邑。然愚不曰夏邑而曰永樂之復漕運。何者。塞夏邑而不免於決。溢歸毫。使風泗雖一方受之。而未嘗偏天下。復漕運則偏天下也。引河自西南以通運。於是山東諸郡皆被其惠。聽河從東南以避運。於是濟深汝漢淮泗諸水皆被其衝。河勢在北行在南。而往往欲息方割之勢。兼撼狂瀾之行。不幾令河無適從乎。夫得失則已較然也。從違獨無所折衷哉。愚聞昔人之言河者。其最著凡十二家。司馬遷曰。河所從來者高。湍悍難以行平地。數為敗。是論其本也。馮遂曰。九河故道。既滅難明也。氏河新絕未久。其處易浚。可復浚以助大河泄蒸水。是論其支也。李昇曰。因其自決。可且勿塞。河苟欲居。當稍自成川。然後順而圖之。則用力寡而成工易。是論其形也。賈讓曰。治河有三策。徙冀州之民。當水衝者。放河使北入海。此功一立。千載無患。謂之上策。是論其性也。多穿漕渠。使民得以溉田。分殺水怒。且有杭稻轉漕之便。謂之中策。是論其情也。繕完故隄。數達其害。勞費無已。謂之下策。是論其權也。關並曰。平原東郡。地形疏惡。河決南北。不過百八十里。可空此地。是論其屬也。韓收曰。略於九河之舊。穿為四五。宜有益。是論其匯也。王橫曰。西山之下。宜更開空。使緣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是論其舊也。歐陽修曰。秦洪河之正流。使人力斡而回注。此大禹所不能。是論其上也。劉晏曰。二股河已閉。而御

河之由冀北者。尚宜疏導。是論其下也。歐陽元曰。治河有三法。釀河之流。因而導之。謂之疏。去河之淤。因而深之。謂之浚。抑河之暴。因而扼之。謂之塞。是論其術也。余闕曰。中原平行。何河橫潰為患。其勢非多為之委。以殺其流。未可以力勝。是論其理也。宋濂曰。南渡以後。河由彭城併汴泗東南以入淮。以萬里奔潰難治之河。而欲使一淮以疏其怒。此萬萬不能者。是論其時也。約而計之。有所為百世之利。百世之弊。馬有所為一時之利。一時之弊。馬何謂百世之利。邱濬有言。今日之河。所以泛溢而為淮豫之害者。因兩潰之水。既合為一。眾山之漢。又併以歸。淋雨無時。潢潦繼作。故欲得上流之洩。必先使下流之通。誠不惜棄地。不惜動民。擇任心膂大臣。俾於下流。連東相其便利之所。污下之處。挑為數河。以分水勢。又於所條支河之旁地。堪種稻者。依江南法。創為污田。多作水門。引其灌溉。河分疏之後。水勢漸減。然後從下流而上。于河身之中。其淤沙。或推而溢之。或就而開之。使河身益深。足以容水。如是則中有所受。不至於橫溢。而河之波不及於陸。下有所洩。不至於束隘。而河之委易達於海。濬之此議。兼賈讓上中二策行之。但去其患。不言其利。然患平即所以為利。夫百世之中。可以無河患。則利在百世矣。何為百世之弊。河之南也。以徐為壑。自辛卯張秋之決。盡徙而北。又以兗為壑。開圃屬邑。七月告決。祥符考城封邱諸邑。荆隆朱源。

增灣諸口。八月告決。山東諸都邑。九月又告決。起張秋至濼口。夫濼口至臨淄十五里耳。歷三十九城。而直過濟南。何其甚哉。虎牢之東。距海幾三千里。無崇山巨礪以閉之。無洞庭彭蠡以納之。又不令其縱而出海。無怪乎所經泛濫。而城郭為墟也。冀河自入海。尚能為並河州郡之害。況今河淮為一。而清口又合三水以同歸於淮乎。冀河猶有所潏。如鉅野梁山。猶有所分。如屯氏赤河。雖元人排河入淮。而東北入海之道。猶微有存焉。今則以一淮受眾水之歸。治之者往往違水之性。逆水之勢。而與水爭利。欲行則強為塞。欲止則強為通。惜微渺之費。而忘所捐之大。護已成之業。而興難就之工。勞力於無用。糜財於不賞。苟顧目前。違恤其後。非徒無益。而又害之。反不如聽其自然。而不治之為愈。夫百世之中。無日不治河。則弊在百世矣。何為一時之利。賈魯有言。水工之功。視土工之功為難。中流之功。視河濱之工為難。決河口視中流為難。北岸之功。視南岸為難。其後總制河防。疏塞並舉。挽河東行。以復故道。凡八閱月。諸埽諸隄成。而河南匯於淮。又東入於海。魯之此議。蓋兼歐陽元三法行之。就目前之利。去目前之害。輕重相權。故一時不見害而見利。則利在一時矣。何為一時之弊。以河須隄。歲歲而築之。以隄須埽。歲歲而完之。埽之成。民財不知其凡幾也。上諸部者。十不得一焉。隄之成。民力不知其凡幾也。上諸部者。又十不得一焉。然國家

度支之費。已歲至億萬。幸而未決。此億萬者。終無所減。不幸而決。小則數十倍。大則數百倍。且戍隄有卒。而壞隄者。即戍隄之卒。守埽有夫。而破埽者。即守埽之夫。何則。彼就食此中。目為奇貨。固已久也。一歲無增。隄繕埽之役。輒修。徭四顧。而無以自容。雖嚴為之禁。究莫能止。邠夫且曰。此數萬之罪。皆藉庇於河。苟其輕罷。有相率而為盜耳。嗟乎。國家無術以養民。而以河為之寄。無術以弭盜。而以河為之歸。斯不亦可恥之甚哉。指目前之害。為目前之利。上下相蒙。故一時知利而不知害。則弊在一時矣。人君之政。莫先於舉利而去害。謀事之端。莫大於近取而遠核。將為其利乎。將為其弊乎。必曰為其利矣。將為其百世乎。將為其一時乎。必曰為其百世矣。而或有難者於此。曰捐數百里之膏腴。又所壞城郭田廬塚墓。以萬數。其如民怨何。往應之曰。今開封自鳳陽河所浸沃田。歲數十萬頃。縱於迤東之地。開為數河。所費近海斥鹵。不過數萬頃。果孰多孰少耶。仍即所開河旁。偶值民居。則官子地以償之。偶損民業。則官倍償以贖之。或徒諸寬閒之野。或更與新墾之田。讓不云乎。瀕河十郡。治隄歲費萬萬。及其太決。所殘無數。如出數年治河之費。足以業其所徙之民。民知上之所。以勞我。非為私也。亦何怨之有哉。則又有難者於此。曰漕東南以實京師。必由博濟之境。河止則會通必有所礙。其如妨運何。往應之曰。河不可驟使之東。非不可漸使

之北。河突徙不常。議者每欲求禹之九道。元之四道。分遣郡邑。按圖而疏之。令由清入海。而別引沁水。從魏博折東以濟漕。且漕又以汶不以河也。河北則汶水必微。微則吾得制而相之。亦可以舟。可以漕。蓋先防鉅野。使河不妄行。俟既復于乘。然後相其宜而治之。闕不云乎。人以為河北而會通之漕廢。予則以為河北而會通之漕不廢。書所謂浮于汶。達于河者是也。亦安在其必為運害哉。夫利之在百世者。可以徐圖。而弊之在一時者。不可不急改。舍小以成其大。棄少以就夫多。毅然必行。不惑浮言。而又委任得人。規置有序。度其權宜。進以歲月。河淮之民。庶其有瘳乎。雖然。平都尉之領河隄。博求眾妙。桓司空之典河議。兼考羣謀。則愚請略述所聞。而更有進焉。王延世治河。嘗為竹落。長四丈。丈九圍。盛以小石。兩舟夾載而下之。三十六日隄成。此一法也。元初治河。議於杞河三議口。選廉幹知水利之人。專司之。謹其防護。較已決而後修者。功當十倍。此一法也。尚文議治河。令河西郡縣。順水之性。遠築長垣。以禦泛濫。歸德徐邠民之避衝者。並聽其便。仍於河南退灘地內。給被患之家。以為永業。此一法也。景濂議治河。於彭城東南。後入舊淮河。使復故道。然後導入新濟河。分其半水。使北流。以殺其力。此一法也。宋禮治河。議於中灤下二十里。濬舊黃河。分疏其流。使由故道而北入海。此一法也。白昂治河。議自東平之東北。以至興濟。鑿小河。

十餘引大清河及古黃河入海。此一法也。劉大夏治河。自黃陵岡遙殺其勢。而浚孫家渡。別為新河。浚四府營分為二派。築長隄。起胙城至徐州。凡三百六十里。此一法也。董其昌議治河。謂漁溝鐵綫一帶。地形多下。陳平江始開會通。此實正河。今自桃源三叉鎮至五子灘約九十里。其河跡尚存者三十里。宜循其舊而復之。此一法也。近時議治河者。或云自王家口以下符離一帶。更開支河以分之。即此流彼淤。亟濬其淤者。務令兩河並行。或遞居焉。此一法也。或謂荊隆口新河最淺。其流緩。不如舊河之深而急。非其所安。為區整焉。徐邳一帶。舊河雖存。其怒愈大。而將鐘禍於山東。今淮泗之交。褰裳可涉矣。宜急有以濬之。此一法也。凡所謂就河言河。治其流者。如是也。興溝洫之宜。則水利不可不講。書云。濬畝濬距川。濬川距海。夫江南之地。水患鮮者。以渠多而水勢分也。誠於齊豫間。定其疆里。因通流。畫為大渠。因頃畝。畫為中渠。為小渠。疏大渠會於河。疏中渠達於大渠。又疏小渠達於中渠。淺深廣狹。因乎水。曲直從橫。因乎地。其卑特甚者。董浚為塘。勞則趨卑。旱則節蓄。使西北多渠。則多容水之地。多治渠。則多治水之人。此治渠以治河之要也。酌備積之便。則屯田不可不修。趙充國條留屯十二便。其五云。自春省土。循河漚漚。較夫漢唐之初。其漚率不過數十萬者。屯舉而收穀多也。誠於畿輔間。推乎郡國。可水耕者。則立堰以耕之。可陸種者。

則分疆以種之。如淮南可為水屯，頽壽可為陸屯，襄鄧可為水陸屯，分屬之守令詳核之藩服，其出入大數，聽制總河內，則勸農，外則休運，使西北多屯，結粟魚鹽之富，既可藉以減漕，舟車牽挽之費，又可捐以治河。此治屯以治河之要也。通轉輸之窮，則海運不可不復。秦紀云：天下飛輓之役，起於黃陞，瑯琊負海之郡，致於朔方。夫元之世，數有河患，而治之得兼南北者，以海舟行而不仰給於漕也。誠於國家閒暇，求元人之故道，視有使河者，則以河為漕，有使海者，則以海為運。許吳楚從河，兩浙從海，蘇松與常，兩從河海。米船存淤，稽之元史，歲數風角占視，取之沈氏筆談，如厯潢泊，議石沙之多寡，州渚之遠近，暫資之漁戶，竈下，或併漕於總河，或併河於總漕，使西北知海，海運行，則運不妨河，而不必兼河以治運。河運緩，則河不妨運，而且得舍運以治河。此治海以治河之要也。凡所謂置河言河，治其原者，如是也。十法以教其流，三要以正其原，而更取吾說之關於利弊，分於百世一時者，權其緩急，揆其始終，以求當乎六驗，即薄太行而迫金隄，不煩目為奇舉矣。不然，泛言疏而河殺，則留滯有泥，留沙滯之虞，泛言濬而河至，則淤深，有匿財竭民之慮，泛言塞而河悍，則氣張，有左支右絀之嗟，吾不知其可也。

東雲繼孝廉億略序

住關中學者盛推南此。而東氏有二本。廉雲駒雲雉。並聘詞場。著聲海內。雲駒早世。雲雉遺亂未仕。益肆力詩古文。上郡劉季子石生嘗稱其七言近體工整高亮。當直追崆峒子。所見雲雉詩不多。如五言送蘇刺史生紫北。上聞道邠州守。長安數來收一篇。撰老絕倫。當時嘆為壓卷。每欲索觀其全集。蓋詩必討論六藝。胸藏浩然。而後自命有基。用事數辭。皆能穩協。無刺編支離之患。所謂多聞闕疑。擇其善者而從之。漢詩所云。辨佳哉。詩審博。杜工部亦曰。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讀雲雉之詩。因知雲雉之學。直億之耳。春日扶病青門。臥學使君四山。許公西齋。擁被謝賓客。使君乃出所鈔雲雉億略。慰其岑寂。披之則類書也。類書如杜氏通典。馬氏通考。真氏衍義。邱氏衍義補。咸與通鑑相表裏。擴九經之外庫。於治天下之事具矣。顧舉其大而細者。或不逮。端木子有言。識其大。識其小。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士方蓬壘而行。白首下帷。積朝夕所得。或書之。槩或黏之。壁久且纍。粹成書。若王伯厚困學紀聞。楊用修丹鉛錄。王元美藝苑卮言。宛委餘編。胡元瑞談藝。其最善者。億略採輯數書。仿而為之。聞亦溢於南窗。天中唐說。鄒四十家。而折衷以己意。語多精當。顧文人宿習。好譏彈。舊聞自見所長。鄭漁仲痛詆孟堅。而宋史迄無釐正。即其十七略得失相半。如以辭而已。未敢望漢儒也。鳳洲每攻升庵。而博覽終覺遜之。況舍其廣蒐遠引之功。就中



覓一二疏節。指癥摘類。周孔而下。難乎免矣。要在觀者審所去取。撮其長。舍其瑕。而不掩作者之苦心。開卷有益。篇帙雖小。三人行。必得我師焉。億略為卷六。無全脛。有全裘。無一目之羅。有一目之鑿。夫士之於道。猶耕之在野。賈之在肆。億而多中。非殖學不能。東子之託指遠哉。使君來關內。尊經好古。愛養人才。凡表章先正遺書。孜孜惟恐不及。既閱億略。而喜其持論之手。將授梓工。命子訂其缺訛。綴數言於首簡。吳多君子。固知繼此。將紙貴石城也。

大中丞焦公文集序

予讀大中丞焦公遺文。蓋潏然流涕而弗能自己也。他不具論。崇禎之初。海內多事。當皇皇求賢如不及。公之名既達於上前。於時有小焦之目。書屏志之矣。而徘徊軍都河東甯武。僅領一路。參藩臬間。遲之又久。始自觀察授雲中節。旋阨於中官之監而歸。嗟夫。以烈皇帝之明。既稔知公。以公之名位。不可謂不遇。究之寺人護忌。罔竟厥施。而明良一德。千載有遺憾焉。豈非天哉。方公在河東。俘盜魁王家印。功甚偉。撫臣匿不以奏。上未之聞也。其在甯武。倭以無釐。戮叛謀四十八人。有蜚魚銀牌之賜。上已聞之矣。遷長臬。擢大中丞。寄天下之上游。而居於京師之右臂。上將有以大用公矣。夫何摧璫餘孽。巧做聖聰。頌之囑中原。窺神器者。乃即部曲豎兒。吾意此時在上。

必思公。而羣阉能挫其垂成之緒。必更沮其大任之心。寇氛日熾。所向無堅城。全無保妻子之徒。陳情乞命之不暇。不得已乃出。孫督師傳庭於請室。朝野相慶。而公獨憂之。然則公之自負何如哉。是後公迄不復起。賊據關中。獲公。遂支解以殉。善哉。子伯兄河漢猶推言之也。曰。逆渠自成。初破秦藩。志益驕。然猶未敢僭也。賊臣憊忠之。謂必盡取秦士大夫之忠義。有物望者。抗者屠之。而後秦之軍民無敢譁者。若然。賊固將首及公。先帝於是乎有死臣矣。揚雄曰。雕蟲小技。壯夫不為。公慷慨談兵。臨難不屈。此宜薄辭賦為枝葉。灑然去之。而仁者必有勇。有德者必有言。故公詩雄奇。得少陵之險。聞孫督師嘗訝之曰。是在高皇帝佐命諸勳有不逮者。而公則曰。孫詩平淡。不任即戎。斯言不幸中矣。文備眾體。自為一家。蓋當是時。文光祿方主齊盟。鄉國之風。各從其類。未可概以六藝之法求之也。予曩過太原。友人傳徵君山稱公為司臬。摧折晉之三黨。有西京趙蓋之遺。嗣容雁門。如甯武。至雲中。問公治兵之所。疆場之間。壁壘尚存。雲人曰。衛中丞景瑗有殺身之烈。然使焦公在。賊安得橫行渡秦。乾耶。嗟夫人孰無死。公之死重於太山。予獨悲夫君如烈皇帝。而輔佐非其人。有臣如公。又用之不盡其才。此郭徵君林宗之所繇。向野而泣也。公仲子於先子為亞。而不肖因篤。自垂髫受知最厚。因以公集見屬。為論次其大節。俾後之采風者有考云。

張鶴庵先生文集序

鶴庵先生世居美原。去敝廬僅十里。東西頽山之陽。聖人馬光祿理懷古詩云。山川誰與爭光彩。太宰莊東有繡衣。太宰謂先生繡衣則楊侍御斛山爵也。子過美原。輒拜先生廟宮。所交諸孫。去先生已十五六世。皆恂恂彬彬。能承祖德。聞至墓田。不封不樹。問之。則先生遺命也。先生愿官皆有顯績。最著者為雲南左布政使。凡十三年。撥亂反正。等於佐命之功。而明禮修樂。丕變其俗。迄今滇之人。喪葬冠昏。遵用遺法。其儀去闕中不遠焉。先生在滇。每考治行。必為天下第一。徵拜大冢宰。太祖屢幸其第。御書旌廉勝以寵異之。及靖難兵入南都七日。而先生自經於吏部寢室。可謂從容就義者矣。予讀實錄。觀先生受知高皇帝。與方黃諸君同。然任大責重。其死之遽。一代典制之存亡係之。故為方黃之激烈易為先生之從容難。何者。方黃齋練一朝之臣。先生一代之臣也。惜其死於變亂。生平所為詩文多散佚不傳。斤斤從碑版中錄存數首。故十九皆出雲南。如機務抄黃黔甯照靖王廟記諸作。經營草昧。推本廟謨。創守相資。貽謀來哲。儼然與多士多方相表裏。而文氣高古。整而不俳。有東漢大篇之風。子友華山王子無異請而異之。庀工重梓其前之畫像。又麟谿集序一首。則子家藏本所無。無異購得他本增入者。嗟夫。斯文未喪。表述前賢。後死者之責也。

冢宰名德峻節。一代冠冕。子生其黜。欲窮愚歲年。採集遺文。寸索銖積。漸備大觀。以昭先正之休烈。惜乎遊覽四方。未遑從事。而若委之於文獻之無徵。無異一見。顧深知篤好之。輒廣其俾。以徧同人。賢者之用心。固不可及乎。予凡事無異。於其刻成。而敬論大略如此。旌無異。且以志吾過也。

### 義林述

壯士蓋屋李君。從督師汪公喬年討賊河南。抵襄城縣。賊圍襄城。城陷。賊磔汪公。壯士死之後。其子隱君二曲先生容親至死所。招魂而葬焉。於是城守遊擊將軍王君天錫。知縣事張君允中。暨邑之士大夫。豎碑冢旁。立祠祀之。而名之曰義林。友人有遊襄者。歸語其事。俾為文以述之。李因篤曰。予嘗聞蓋屋有齒冢。蓋壯士君既應募東征。將行。挾一齒與隱君之母彭。及隱君成母寗。奉齒合葬。而曰齒冢者。婦人之義從夫者也。然則隱君宜賊大報。置旆車前。歸而告諸齒冢可矣。而累累襄之新家。則襄之將軍若令若士大夫之意也。夫當壯士之行。留一齒訣其家人。毅然誓不返矣。已而死襄。使其體魄冠劍猶存。猶當就而封樹之。況其在天之靈。昭然可知者乎。是故生不顧返。死而遷焉。慄也。出門從帥。殺身以之。歸其神而舍之。貳也。身不能為國家保有襄。則死之日當為襄人禦災而捍患。而使鬼確戀故鄉。悖也。慄與貳與悖。

非孝子之所以事其親也。隱君思之矣。雖然非隱君之所得為也。襄之將軍若令若士大夫之意也。夫壯士非能保有襄也。曰保有襄則襄人之祀功也。今襄人之祀義也。以旌壯士君之烈而成隱君之孝。則義在襄以表督師之能得士。而教儒夫使有立志。斯真天下之義林矣。蓋襄子是多君子也。詩曰。糾糾武夫。公侯好仇。壯士有馬。傳曰。死葬之以禮。隱君有馬。孟子曰。君子莫大乎與人為善。襄之將軍若令若士大夫有馬。

重修龍潭葉公祠記

東粵葉公龍潭先生嘉靖末由御史直言出為邵陽丞嘗攝令事遷河南歸德推官以去。去之日邵人士遮留境上。幾不得行。建祠俎豆公署之曰葉夫子祠。詳載范羅岡大參所為去思碑。迄今垂百年而憂其祀也。有辭於明府李公。明府義之會督府孫公左右之。推吾友文學康子太乙與同社生楊君仲彩董其役。邵人遠近子來若赴其私。卜日新其冠裳。易其主祀。而舉春秋之祀。士駿奔惟謹。虔之如鄰魯。班白之老。多奉楮絮奠祠下。問之。則葉公有舊恩於先人。其子孫咸泣涕沾襟。久而不忘也。太乙來西澗屬子記。予足跡半天下。所見遺愛祠。至邑令止。未有及丞佐者也。漢朱仲卿之以晉夫祀桐鄉。四百年不再見。而分甯之祀濂溪。鄴上元之祀明道。同安

之祀紫陽。皆以主簿。祈州之祀橫渠。以司法參軍官。雖不離佐僚。伏四子固百世之師也。祀功祀賢。蓋兼焉。且予所嗜近代之祠。率十數年。或三五年。即貴列上公。其人既去。若物故而祠亦隨毀。間有存者。多鞠為茂草。未有能延載世者也。況百年之內。改玉改物。陵谷變遷。先朝之宗廟寢園。憑弔無從。而葉公冗散一丞。其祠如靈光。巍然獨在。非甚盛德河山之所呵護。詎克詎思。弗替。方西京之循良。與闕雒大儒異世。而有同揆哉。公由侍御謫邑丞。當嘉隆盛時。左降官每優游不事事。而公獨將母至郟。意固甚安。如范大參所稱愛民教士。不愧豈弟父母矣。萬厯中。公以少司馬持節吾秦之三邊。平甯夏逆賊李拜劉東陽。擢御史大夫。世錄錦衣史。紀其功甚偉。予又聞之康子。蓋龍潭為姚江之學者也。而才氣動名亦略等。誦其遺詩。雄剴加文成數倍。且夫葉公在郟教人。隨其高下。而多所成就。不專主講學。其學比伯安為淳也。公開府固原。郟人士猶從之游。公亦曰。吾思郟人。郟之祀公垂百年而弗衰。郟居然公之桐鄉。由百年以至萬年。公魂魄其樂此也。公宦秦。始於丞而終於督府。舉其官則宜曰督府。然祠郟祠也。郟人祀公。祀丞也。公丞郟而安於丞。若將終身焉。使公以郟丞終。郟人之愛公祀公如故也。豈問其為督府哉。太乙又云。郟之文教得公始大。其後科名鵲起。遂甲左輔。而至今稱公必曰夫子。庶幾周程張朱百世之師之義也。吾

國朝文匯

卷三十

十四

國學扶輪社印

不敢易其祠額。仍舊書畫之。既見公之大有造於郤。且誌郤之多君子。其俗猶近古云。

南南冢宰弦蒲公傳

南南冢宰弦蒲公。企仲者。字伯樛。父曰贈翁幹。母曰武夫人。贈翁父曰太守翁。太守翁有三子。伯季俱早世。贈君其仲也。贈翁卒。時年二十有四。爾公為武夫人遺腹子。生有異質。六歲解句讀。十七補邑博士弟子員。念贈翁少不祿。力學甚勤。嘗稱足疾。以省酬接馬。會京山李太史維禎督學闕中。拔高等。萬曆七年。以戴記冠鄉試。明年成進士。疏祖母范春秋高。請終養。報可。都人賢之曰。此南戶曹之孫也。饒美令伯矣。既歸。日侍范湯藥。踰年而卒。哀毀骨立。喪葬如禮。除服。授兵部武選司主事。轉職方司。職方部重司。以才任也。公洞曠時宜。多所籌畫。大司馬依之如左右手。尋奉母歸。久之。復部。調吏部稽勳司主事。遷驗封司員外郎。又遷考功司郎中。值二十六年。大計天下吏。黜陟惟允。分枝禮闈。得二十二人。咸時之知名者。其後多至台鼎矣。移文選司。拔用俊良。多破成格。而事皆親攬。胥吏不得干其柄。又戒門者。卻私謁。於時稱為清銓部云。二十七年。升翰林院提督四譯館。太常寺少卿。明年遷太僕寺卿。以建儲得推恩。三代如己官。會戶部缺餉。大司徒疏借回寺馬價。公廷爭之。弗行。北去而

寺帑數十萬金如掃。殿不著息。緩急無所用。人始歎公之不可及也。神宗偶不豫。詔停礦稅釋諫臣。所司不即行。公抗章言之。遂削籍。野服乘蹇而歸。隱大峪山中。健關讀書。有顯者造之。嘗引避不與通。徜徉林壑之間。以詩酒自娛。二十年如一日。天啟改元。臺省交薦之。會趙家宰儕鶴。舊知公起為太常寺卿。當新君始立。禮樂煥然。未幾武夫人卒。得請賜祭葬。遣官主其行事。除服。升南京戶部左侍郎。兼僉都御史。督理糧儲。時權奄擅政。即請告歸。其後門戶說起。回朝諸君子多被禍。而公優游物外。有幾先之哲。馬當是時。長子儀部奉差來里中。仲子祭酒以庶常假歸。稱觴於公。賓戚填委。里人祭之。崇禎元年。起南京戶部尚書。兼副都御史。仍督糧儲。往南京。糧至多。後期而先時以支兵。兵或謹道上。前黃司農幾不免。公預為調劑之。時賴以安。會兼攝大司馬事。閱徒振旅。都人改觀。馬移吏部尚書。覃恩授資政大夫。贈封三代。亦如之。未幾以南土卑濕。既不習。然又率作兼人。勞而致疾。得予告還里。雖高臥茵席。聞其侃侃聞閭。與少壯不異也。比仲子起家。中允。念父老欲不行。報以大義。遣之。戒其廉隅自持。毋墮祖德。後仲子思宮詹。有簡注之命。率庭教也。尋以大慶恩。晉資德大夫。正治上卿。亡何當公年八十。詔李參政虞慶齋羊酒存問於家。寵眷之施。先世未有焉。公長八尺餘。美鬚鬣。舉足不苟。聲聞數十步。見者肅然。孝友出於天性。武夫人



疾湯藥必親調。衣不解帶者累旬月。率以為常。少孤。事從伯父參藩君。有子之道。迎盧氏姊京師。終其身。敬不少衰。諒直敢言。或面折人過。人無逆者。立朝有氣節。不黨同立異。亦不懼於難。邑貢士裴貞嘗以三百緡屬公。貞死無後。輒呼其嗣子處士恩與之。處士初不知也。處士有女。適富平田贈君。韓見龍。歲貢為子外曾大父。為孫太宰立亭門人。故嘗頌其義。問故。公之由職方擢吏部。太宰主之。馬嘗過中州。倉曹某負官廉。貧無以償。號泣道路。公取百金助之。感甚。請以女侍。不受。亦不問其姓名。李司徒修吾遺女許張氏矣。張卒。公具資裝。擇諸生郭鏗嫁之。秦觀察揚京兆死。有不利其嗣子者。公曲庇之。卒以成立。或大揚墓饗堂。冀害其族。公置不問。所居田市里眾為建祠。縣西關以亂謀築城。即輸己田倡之。闕人又肖像尸祝焉。置義田百餘畝。充戶軍徭。族入德之。十三年。關中大饑。公出粟數千賑之。所活萬人。十六年冬。逆聞破潼關。公不食。卒。金侍御毓峒上其事於朝。詔贈太子太保。著癡醒子集三十卷。藏於家。或稱為弦蒲集。弦蒲者。公號也。二子。曰居業。由進士官禮部祠祭司主事。十六年殉難。詔贈太僕寺卿。曰居仁。由進士官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侍讀學士。仍管園子監祭酒事。贈禮部右侍郎。俱自有傳。

外史氏曰。天啟奄人之禍烈矣。彼附近者不足論。以予所聞於一二遺老。蓋當時三

案諸君子其言亦不無過激。故匡救之德或闕焉。如冢宰先事而去。儼然蟬蛻於汚泥之中。可謂表表矣。史稱蘇文定。轍為不黨。而明允固早計其免於禍福。冢宰之立朝。殆為近之也。

### 茂衍王公墓表

嗚呼。此吾友驪下前方伯三楚視學使者王公茂衍先生之墓也。公諱孫蔚。其先世繇晉洪洞。遷陝西之臨潼。遂為臨潼人。祖學博。鳴石公。父增生。經業公。皆以公前任湖廣按察使。贈如其官。公就新阡。予既為文志其窆。窆。已而表妹同淑人。仍以書來曰。先方伯締交盈海內。未亡人。煢煢在疚。兩孤穉。非有聞焉。寡母之兒。何可屬。遂麗牲之辭。猶缺。惟更圖之。予幸託公葭莩之私。然過從獨後。初見都亭外舍。旋復別去。比公以閩轄左遷。楚儲子適客遊鄂江。數數哀韓進食。詩歌贈會。而公顧謬賞鄙作。謂不倍於先民。嗟夫。鍾期已矣。即之高山流水。何惜一再奏於松柏之前。庶知已其不亡耶。公負雋才。拔巍科。三十而正藩。藩不可謂不過。而名位相抗。每挹餘憾。如鄉試定元。己旬日。究遭大力者排而亞之。廷對闕中第一人。例選庶常。忤時宰。改西曹。一麾出守。踐歷行省。業學主眷。超陟左藩。內召有期。而敵以前楚臬報可之。情意外株累。調補參知。徘徊蜀荆。會卿寺自外臺入。擢者歲一人。當路重公。屢以

名上。又徵羣儒史局。大臣多推轂公。乃既得而復失之。豈惟公之數奇。公抱軼倫之姿。足大有為於天下。而不登三事。卒靳大年。予所由述往沾衣深為國家致惜也。當公在刑部。近代稱白雲司。每英流處之。滄溟瑯琊以來。得公為再盛。而典郡右輔。追跡趙張。畿南雖八旗。咸敬而畏之矣。遷青州海防副使。平原督運。參政鎮靜不擾。漕輓如期。握楚憲則平反之仁聞。洋溢江漢。開閩藩則度支之偉績。股肱制軍。予躡屨所經。人無異詞。及公督糧儲鹽驛於湖北。而予親在座上。接並徒三藩之檄。公獨憂之。未幾。越漕精倒載聚荆。曰。儻後不須此。吾自任往還費。舟子與士民皆疑予竊知公之用意深也。載甫畢。而滇黔果叛。其芻豆運荆者。水脚不啻數十倍。人始服公炳幾先之哲云。時予將北歸。公觴諸江渚。策吳必敗。固留予。予曰。老母在闕中。將恐有誘脅於賊者。當歸保桑梓。夫吳逆故戰將耳。非諳於攻取之大計也。蓋國威寵徒冒虛聲。今垂亡之年。益老而恃。且稱兵構逆。而所任不出其甥姪。紈褲惡少。一朝狂謀。庸冀其有成乎。亂非可以數作。倖非可以恒邀。即三叛連衡。皆海內之罪人。遠來內犯。食必不繼。但堅壁控其銳。數載悉授首矣。公稱善曰。固所料也。公素不言兵。而在東川練鄉勇。前凶渠某貝子歎其為真將軍。夙工文章。而視學三楚。化行俗美。一變至道。乃竟以積勞致殞。賢者固不可測。然食少事煩。司馬宣王嘗預料。

諸葛公之弗久。嘗好雖殊。於公有同悲矣。嗚呼。公孝友端亮。家修廷獻。迴立罕傳。若  
述等身。世方侍其宏濟。而年不配德。位不副才。故其卒。朝野痛之。公三子。長孝廉天  
寵。先公不祿。次諸生旗。季灝。太學生尚幼。公生平行誼。及爵里生卒婚嫁似續之詳。  
已載誌中者。姑不具論。而特為表其大節如此。

春秋論

朱彝尊

春秋隱公元年。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三年三月。天王崩。秋。武氏子來求賵。僖公三十三年。十有二月。公薨於小寢。文公元年春。天王使叔服來會葬。夏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四年冬。十有一月。夫人風氏薨。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及賵。三月。葬我小君成風。王使召伯來會葬。八年秋八月。天王崩。九年春。毛伯來求金。傅者曰。非禮也。喪事無求。求之非正也。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曰。此失孔子之意矣。周自東遷以後。其君非有幽厲之行。其臣非有榮暴之殘。其號令政教。以晉楚之彊。請隧問鼎。折以王章。天命之不可犯。未嘗墜。文武成康之訓。而於同姓異姓之團結。好諭志交福。贊喜致禱。其禮未之有廢。顧諸侯之事天子。禮反闕焉。孔子從而書之。苟失禮於王室。魯雖父母之國。不少為尊者諱。俾後之覽者。因年以考事。則是非自見焉耳。夫平王之與隱公。既賵及其先公矣。又推及其先公之母。襄王之與文公。既使叔服會葬其先公矣。又使召伯會葬其先公之母。其生者被錫命之榮。其死者復有舍賵之贈。周之於魯。其禮不為不備矣。禮諸侯五月而葬。僖公之薨。在十二月。而榮叔以正月至。其葬也在三月。而召伯即以是月至。未嘗後期也。魯之於周。則不然。平王之崩。三月來告。至秋而未之賵。襄王之崩。八月來告。至改歲及春而貨未之歸。夫

人有德於己。猶不可忘。況施及其親。又其事在數歲之內。朋友之義。無施不報。況出天子之賜。而一旦忘之。是魯之無禮為己甚矣。周之嗣王若置不問。以宗國不共弔。四方諸侯將從而效之。何以號令於上。而奔走天下。故其初以武氏子來求。及襄王之喪。魯使非其人。弔又不至。於是毛伯以上大夫。即前錫命之使。臨之。書曰。來求云者。猶夫齊桓之責包茅不入於楚也。昔孔子從祭於魯。膾肉不至而行。孟子曰。不知者以為為肉也。其知者以為為無禮也。周雖貧。豈藉魯之金以襄大事哉。孔子之作春秋。志在尊王而已。尊王故於王室之文。有美而無刺。羣儒未究其義。于宰咺譏其緩于榮叔。譏其兼之非禮。于召伯譏其不及事。至謂來聘錫命。皆非禮之正。是周之備禮無一而是也。石尚之來歸。服也。曰久矣。周之不行禮於魯也。夫不以久不行禮致譏。而反責備禮之非。是信羣儒之說。則春秋徒周之謗。史貳安在其為聖人尊王而作乎。曰。求金與賄。非譏。子言則然矣。求車何為者。曰。古者諸侯以其國之所有。時獻於天子。義也。桓公八年。天王嘗使冢父來聘矣。至十五年。求車。仍以冢父為使。習或前此者。許而未之獻。故即以奉使之。人責其失信。史蓋諱之。而沒其文也。

韓信論

或曰。韓信之反信乎。曰。信不反也。何以知之。于信之報漂母知之也。方信在淮陰。一

市咸笑其怯。毋獨為進食。宜其有知己之感。千金之報。不為重也。迨于楚為郎中。投漢為都尉。至此而天下遂無一人知己者。此信所由亡也。當其時。豪傑並起。可與就天下者。惟楚漢。信之亡。將安往哉。蓋惟有窮餓于深山。以沒世焉爾。何也。彼其視郎中都尉之遇。甚于胥下之辱也。乃高帝一聞蕭何之言。不特赦其罪。且以為大將。又設壇場。具禮召居上座。自古君臣相遇之際。未有若高帝之于信也。其知己之感。雖蘊醢其身。不惜。彼武涉蒯通之言。曾何足以動心哉。天下已定。信未嘗有纖毫之過。而陳平倡偽游之邪說。無故貶爵。使與絳灌並列。其與郎中都尉之遇。何異。欲禁其無怨望之言。難矣。彼呂后者。包藏禍心。以為信不死。必不為所用。由是文致其辭。戮之鐘室。史遂附會其說。謂與陳豨有執手之言。嗚呼。以信用兵之神。眾寡莫測。欲反則反耳。何藉豨為信之視。豨猶絳灌之屬。不屑與之言者也。然則信悔不用蒯通之心。非二心何。曰。信之言曰。衣人之衣者。懷人之憂。食人之食者。死人之事。信為高帝所殺。則雖醢醢無憾。其為是言者。深憾為女子所賣也。不然。以漂母一飯之不忘。忍負解衣推食之高帝哉。豫讓之死也。曰。中行眾人畜我。我故眾人報之。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賈生以讓行同狗彘。而能抗節若是。孰謂信也行乃出豫讓下哉。

陳壽論

陳壽良史也。世誤信晉書之文。謂索米丁氏之子不獲。竟不與立傳。又輕諸葛亮將略非長。無應敵之才。以此訛壽。至宋尹起莘從而甚之。其言曰。自陳壽志三國。全以天子之志于魏。而以列國待漢。收天下三分之二。司馬氏繼之。于時作史者。王沈則有魏書。魚豢則有魏略。孔衍則有魏尚書。孫盛則有魏春秋。郭頒則有魏晉世語。之數子者。第知有魏而已。壽獨存魏于吳蜀。正其名曰三國。以明魏不得為正統。其識迴拔乎流俗之表。且夫魏之受禪也。劉虞卒。吐華散。劉若輩頌功德。李伏許芝上符瑞。先後動百餘人。其文見裴松之注。至今遺碑在許。大書深刻。而壽盡削之。不以登載。至先主王漢中。即帝位。武侯蜀之羣臣請封之辭。勸進之表。告祀皇天后土之文。大書特書。明著昭烈之紹漢統。予蜀以天子之制。足以見良史用心之苦矣。街亭之敗。壽直書焉。毀違亮節度。舉動失宜。為張郃所破。初未嘗以父參謀軍被罪。借私陳咎亮。至謂亮應變將略。非其所長。則張儼袁準之論皆然。非壽一人之私言也。壽於魏文士。惟為王粲衛觐五人等立傳。粲取其興造制度。觐取其多識典故。若徐幹陳琳阮瑀。應瑒劉楨。僅於粲傳附書。彼下儀。下廩。何獨當立傳乎。造此謗者。亦未明壽作史之大凡矣。噫。綱目紀年。以章武接建安。而後得統之正。然百世之下。可爾。其在當時。蜀入于魏。魏禪于晉。壽既仕晉。安能顯尊蜀以干大幾乎。書曰。責人斯無難。尹



氏之責壽。子竊以為未得其平也。

報李天生書

辱惠書以古文辭相勗。足下負高世之才。所為歌詩皆必傳之業。而手教諄摯。抑何其自處之恭。而稱許之過也。文章之本。期於敷道而已。道無不同。則文亦何殊之有。足下乃云南北分鑣。各行其志。豈非以于鱗為北。而道思應德熙甫數子為南乎。僕少時為文。好規仿古人字句。頗類于鱗之體。既而大悔。以為文章之作。期盡我所欲言而已。我言之不工。必取古人之字句。始可無憾。則字句工拙。古人任之。我何預焉。乃深有契乎韓歐陽曾氏之文。不自知其近於道。思應德熙甫數子也。足下學博而才富。英敏果銳之氣。直欲軼秦漢而上之。視僕之所為。出唐宋之下。宜其分鑣疾馳。去之惟恐不速。若僕之所期於足下。則不惟不以唐宋之文。強足下以所不為。亦且不以秦漢之文。為足下勸勉。蓋足下之所尚者文。而僕之所期於足下者。載道之謂也。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禮曰。辭苟足以達義。至也。詩曰。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夫適萬里者。必於周行始之。有人為以為周行人所共由。不若轉而之層崖峻嶺。雖極於嵩華恒岱之巔。我未見其能達也已。文之不能載道。何以異此。僕之深契夫韓歐陽曾氏之文者。以其折衷六藝。多近道之言。非謂其文之過於秦漢也。足下試取古人而

神明之。勿規做其字句。抗言持論。期大裨於世道人心。而不為虛發。將足下所謂分者。未始不合也。道一而已。何南北之殊塗哉。悽悽之誠。忘其愚蒙。而辨說於左右。冀足下亮之而已。

史館上總裁第三書

采書之議。閣下既信鄙言之。將來史館不患無書考證矣。獨是體例猶未見頒。而同館諸君。紛紛呈列傳彙於掌記。館中供事。遂相促迫。且將閣下之命。謂元史纂修。不過六七月告成。具彙宜速。此則彝尊之所不識也。昔于寶勒晉紀。先立凡例。凡例既立。然後紀傳表志相符。貞觀撰晉書。體例出於敬播。於是李淳風于志甯等。則授之以志。犯穎達等。則授之以紀傳。治平撰通鑑。先編盡目草卷。草卷責之范夢得。積至四丈。截為一卷。於是兩漢則授之劉攽。三國六朝隋則授之劉恕。唐五代十國則授之范祖禹。以故事無闕漏。而文不繁複。是史家之遺法也。司馬遷續其父談之書。以為史記。班固續其父彪之傳。以為漢書。李百藥續其父德林之紀傳。以為北齊書。皆再世而就。至姚思廉。梁陳書。曾鞏謂其愿三世傳父子數十歲。而乃成。隋書始於王劭。次以顏師古。次以魏徵等。其十志成於高宗時。歲月更久。蓋史之難成如此。若夫元史。其先開局纂修一十六人。其後續纂一十五人。合計其成。僅十三月耳。其文

無其體散其人重複。既有速不台矣。而入別出雪不台。既有完者都矣。而又別出完者拔都。既有石抹也。先矣。而入別出石抹阿辛。以及阿塔赤。忽剌出兩人。既附書於我。忽思直脫兒之傳矣。而又為立傳。至於作佛事。則本紀必書。遊皇城。入之禮樂志。皆乖謬之甚者。以宋濂王禕一代之名儒。佐以汪克寬趙汴陳基胡翰貝璉高啟王彝諸君子之文學經術。宜其陵軼前人。顧反居諸史之下。無他。迫於時日故也。伏惟閣下幸勿萌欲速之念。當以五年為期。亟止同館諸君。勿遽呈彙。先就館中所有羣書。俾纂修官條分而縷析。瓜區而芋疇。事各一門。人各一冊。俟四方書至。以類相從。續之少者扶寸。多者盈丈。立為草卷。而後妙選館中之才。運以文筆。刪削卷成一篇。呈之閣下。擇其善者用之。或事有未信。文有未工。則閣下點定。斯可以無憾矣。不然朝呈一橐。馬夕當更。此呈一橐。馬彼或異。若築室於道。聚訟於庭。糠糶雜持。故罅分裂。記述失序。編次不倫。閣下且不勝其勞。雖欲速而汗青反無日也。新唐書之成。歷十有七年。而紀表志傳。書出兩手。吳縝猶起而糾其繆。况體例莫定。草卷未編。而以六十人之彙。錯陳於左右。其何以詮擇而會於一。劉知幾曰。書彼竹帛。事非容易。閣下勿易視之。幸少寬其期。毋或如元史之牽率。必改圖焉。做貞觀治平之遺法。而後可爾。

史館上總裁第四書

伏承閣下委撰明文皇帝紀。彝尊本之實錄。參之野紀。削繁證謬。屏誣善之辭。擬彙三卷。業上之史館矣。昨覩同館所纂建文帝紀。具書燕王來朝一事。合之鄙彙。書法相違。彝尊愚闇。匪敢露才揚己。暴人之短。惟是史當取信百世。詎可以無為有。故敢述其所聞。復上書於閣下。明太祖之崩。在洪武三十一年五月。遺詔諸王各於本國哭臨。不必赴京。踰月而訃至燕。燕王抵淮安。敕令歸國。斯太祖實錄。史臣曲筆。謂用事者矯詔卻還。當在是年之秋也。時方執周王橐廢為庶人。是冬齊王禕有罪。召入京留之。燕王方慮禍及。歸國恐後。因簡壯士為護衛。迨齊王之入。燕且益懼。馬肯以次年來朝。身犯危地。而且傲慢無禮。由皇道入登陸。不拜。致監察御史曾鳳韶。戶部侍郎卓敬。一劾王大不敬。一請徙封南昌。建文帝不報。而燕世子及弟高煦。適以三月至京師。譬諸虎離其穴。盡將虎子深入坎窞。陷阱之中。縛之一二獵夫力爾。雖至愚者勿為。而謂智慮絕人之燕王為之乎。且燕世子之來。在三月。則是時燕王猶未反。國野史稱文皇遣之來。誰實遣之。善清祕史。据南京錦衣衛百戶潘暄。貼黃冊。內載校尉潘安。二十三日。欽撥隨侍燕王還北平。以為來朝之驗。似若可徵。然稽之實錄。靖難師駐龍潭。帝顧望鍾山。愴然下淚。諸將請曰。禍難垂定。何以悲為。帝曰。吾異日渡

江卽入京見吾親。比為奸惡所禍。不渡比江數年。今至此。吾親安在。瞻仰孝陵。是以悲爾。然則太祖崩後。燕王未嘗入朝。可知已。蓋革除年事。多不足信。卽燕王來朝。不足信者一也。金川門之變。實錄稱建文帝闔宮自焚。中使出其屍於火。越七日。備禮葬之。遣官致祭。輟朝三日。野記則云。松陽王景請以天子之禮葬。文皇從之。夫既葬以天子。未有不為之置陵守冢者。而鍾山左右無之。則備禮云者。亦史臣欺人耳目。焉爾。矧孝陵渴葬。文皇責建文以庶人之禮葬其祖。又豈肯以天子禮葬建文乎。不足信二也。北京金山口景陵之北。相傳有天下大師之墟。謂是建文帝墳。此尤無據。彝尊嘗登房山。山隅有亂墻寺。瘞僧骨不可數計。統山村落。田中亦多僧墟。或題司空。或題司徒。或題帝師國師。蓋遼金元舊制則然。所稱天下大師。不足為異。而乃誣為建文帝墓。既云不封不樹矣。其誰復立石為表。不足信三也。從亡隨筆稱太祖預貯紅篋於奉先殿側。四圍以鐵錮之。鎖二亦灌以鐵汁。程濟破之。得三度牒。濟為帝祝髮。既扶帝出聚寶門矣。不應復折而至神樂觀。不足信四也。致身錄。帝至鬼門。從者八人。牛景先用鐵棒啟之而出。考是日乙丑。文皇一入金川門。卽命諸將守京城。及皇城。鬼門非無人之境。為景先者。持鐵棒啟門。守城將士。豈無一人見者。不足信五也。建文帝既自焚。方先生孝孺。衰杖哭闕。下語文皇曰。成王安在。此事之所有也。

至文皇謂曰。獨不顧九族耶。奮曰。便十族奈何。因并其弟子友朋為一族。戮之。此則三家村夫子之說矣。歐陽夏侯尚書雖云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而馬鄭俱云九族。上至高祖。下至元孫。九峯蔡氏從之。故世之言九族者。名為九。其實本宗一族爾。迨秦漢誅及三族。則兼逮母妻之黨。村夫子不知九族尚輕。三族為最酷。而造為是說。使文皇果用是刑。無舍母妻之族。而連株及於弟子友朋者。且正學之友。最莫逆者。無如宋仲珩。王子孟。溫仲。晉鄭叔度。林公輔。諸人。故叔度之弟叔美。叔端。仲縉。之子叔豐。皆為及門高弟。諸君惟仲縉先卒。其餘當日戚不及於難。緝其遺文以傳。足以破野史之謬。不足信六也。實錄。文皇既入。即收孝孺。旋執秦子澄。至闕。同磔於市。所榜奸黨二十五人。鄭賜。黃福。尹昌隆在其列。不聞伏法。又靖難師起北平。所司州縣官。棄職遠避。朱甯等二百一十九人。亦未嘗悉誅。獨大理少卿胡閔野史。謂抄提男女二百一十七人俱死。遣戍者又一百一十四人。而奉天刑賞錄。載茅大芳妻死。上命飼狗。不應。若是之酷。不足信七也。萬曆初。以建文帝所遺三詩。宣付史館。竊疑是點鼠元之故。臣憶庚申君之作。若天命潛移四海心。一語。豈出之帝口乎。不足信八也。鐵鉉二女。沒入教坊。世傳七言二詩。乃吳人范寬題。老妓卷而作。載皇明珠玉集中。好事者巧為傳會。不足信九也。河西傭川中補鍋匠。雪庵僧。東湖樵夫。潔其

身隱其名。姓據傳聞以書。奚而不可。乃憑轉輪殿鼠噉餘冊。一竄之。不足信十也。文  
皇實錄載壬。歲七月。命前工部尚書嚴震直。戶部致仕尚書王鉞。應天府尹薛正  
言。分任山西山東陝西巡視。俾秦利弊。震直受詔至山西。九月病卒於澤州公廨。初  
不聞震直督餉山東。為北兵縛置布囊。夾以兩馬。昇至京。後使安南回滇。遇建文帝。  
慚憤吞金死也。況震直之卒。忠誠伯如瑞撰神道碑可證。吞金之事。不足信十一也。  
至若因楊行祥事。而移之楊應能。王元美辨之矣。不足信十二也。因史仲彬之名。而  
造為致身錄。久而附益之。錢受之駁之矣。不足信十三也。世之論者。以革除靖難之  
事。載諸實錄者。皆曲筆。無甯取之野史。然實錄之失。患在是非之不公。然人物可稽。  
歲月無舛。後人不難論定。至遜國諸書。往往以黎邱之鬼。眩人觀聽。以虛為實。以偽  
亂真。其不滋惑焉者寡矣。閣下宜辨去其惑。曉然開諭同館。毋相矛盾。作史之貴乎  
有識者此也。故因燕王來朝一事。而兼及之。惟閣下澄鑒不宣。

史館上總裁第六書

彝尊自入史館。受閣下知己之言。忘其樛味。屢奏記於三席。顧念同館諸君。授之以  
簡。初無質難。而獨一新進。聒聒於左右。難乎免於躁人之譏。然有不容己於言者。敢再  
陳之。國史者。公天下之書也。使有一毫私意。梗避其間。非信史矣。明自萬曆間。顧高

諸君子講學東林書院。士大夫嚮風景從。主持清議。久而漸成門戶。不得其門入者。分鑣而馳。遷染之塗。既殊。相爭如水火。當是時。中立不倚者寡矣。究之東林多君子。而不皆君子。異乎東林者。亦不皆小人。作史者。當就一人立朝行己之初。終本末定。其是非。別其白黑。不可先存門戶於胸中。而以同異分邪正賢不肖也。大抵小人之交。無所不比。而君子或有所不同。方宋盛時。晏殊為相。范仲淹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富弼副之。可云同心輔政者矣。及趙元昊叛。仲淹主調發。弼不主調發。衍是弼議。殊是仲淹議。若不相能者。然既而退朝。語笑無間。惟其是非同異。一出於公。故能成慶曆之治。東林之君子則不然。一言之合。則以為同道。而信之終身。一言之乖。則斥為匪人。懷惡而不復親比。居田間者。遂制朝柄。而庠序之士。立文社。應之轉相慕襲。膠結而不可解。異議者一發而不勝。乃樹援以為敵。久而假宦寺之權。以禍君子。未始不由君子之疾惡過激也。使克如晏范杜韓諸老。和而不同。羣而不黨。甯有是哉。每見近時之論。其人而東林也。雖晚而從逆。必為之曲解。攻東林者。殉國之難。人所共知。終以為偽。執門戶以論人。是非之不公。其弊有不可勝道者已。彝尊先曾祖太傅文恪公。廉節自勵。中立無黨。以禮部左侍郎。攝本部尚書事。請冊立東宮。公私疏凡七十上。流傳者二十餘篇。存之史館。其言最切直者。劾鄭國泰。大指謂明



外戚不預政事。冊立匪國。泰所宜言。當時貴妃親懿。咸為側目。其後冊立旨下。儀注皆先公預定。出諸袖中。且上言國朝冊立東宮。無詔謝貴妃四拜之禮。宣德嘉靖舊儀。與今有別。故寶錄特書是年。禮臣悉從裁革。不敢援故事以請。而郭文毅公遺先公書。以先公議禮疏。閤閤侃侃。百折不回。叱之中流砥柱。顧先公諸疏。世或移置他人姓名。若吳人文秉撰先撥志始一書。凡涉冊立事。纖悉具錄。獨於先公劾國泰。暨裁革貴妃四拜禮。皆削而不書。無他。以先公名不入東林黨籍也。東為文肅公子。文肅中天啟壬戌進士第一人。是年先公實主會試。文肅固先公所取士也。雖淵源有自。而秉一字不以假人。其待中立者且然。況與東林樹敵者乎。即此一家一事言之。黨人之是非。公乎不公。閤下可以審察矣。彝尊非不知是言出。必有唾其面者。然而國史天下之至公。不得以一毫私意。梗避其間者也。區區之誠。以南董望閤下。冀裁擇焉。

曝書亭著錄序

先大傅賜書。乙酉兵後。罕有存者。余年十七。從婦翁避地。六遷而安。度先生九遷。乃定居梅會墨家具。率一艘。研北蕭然。無書可讀。及遊嶺表。歸。閱豫章書肆。買得五箱。藏之滿一積。既而客永嘉時。方起明書之獄。凡涉明季事者。爭相焚棄。比還。問置所

國朝文匯 卷三十

國學扶輪社印

儲書則并積亡之矣。其後留江都者一年，始稍稍收集。遇故人項氏子，稱有萬卷樓殘帙，畀以二十金購之。時曹侍郎潔躬，徐尚書原一，皆就子傳鈔。子所好愈篤。凡束脩之入，悉以買書。及通籍，借鈔於史館者有之，借鈔於宛平孫氏、無錫秦氏、崑山徐氏、晉江黃氏、錢唐龔氏者有之。主鄉試而南還里門，合計先後所得約三萬卷。先人之手澤，或有存焉者。歸田之後，續收四萬餘卷。又上海李君贈二千五百卷。於是擁書八萬卷，足以豪矣。顧其間有借失者，有竊去者，有殘闕者，昔之所有，俄而亡之。其存者，皆余觀其大略者也。余子昆田亦能讀之，杼袖之屢空，庖爨之不給，而哦誦之聲，恒徹於戶外。蠹字之魚，銜蠶之蠟，漫畫之鳥，不足喻其癖也。蓋將以娛吾老馬，嗚呼！今吾子天死矣。讀吾書者，誰與？夫物不能以久聚，聚者必散，物之理也。吾之書，終歸不知何人之手。或什襲珍之，或土苴視之，書之幸不幸，則吾不得而前知矣。池南有亭曰曝書，既曝而藏，諸因著於錄，錄凡八卷，分八門焉。曰經，曰藝，曰史，曰志，曰子，曰集，曰類，曰說。

王考功遺集序

詩自刪後，亡其辭六篇，惜也。南陔白華，孝子之詩，居其二也。既又思之子之獲侍庭闈，定省之文，晨羞夕膳之節，豈書雖殊，承志則一。斯其言為人之所同。二詩雖亡，其

義可以意得。若夫色養有違。斯境以人殊。由是陟岵則嗟。其遠汝墳則迫。於近。鴉羽悲於下。四牡詒於上。北山思養。四月思祭。已為人世可矜之事。至於親亡不得見。則天下之慘。莫甚於是。此蓼莪之痛。以為不如死之久也。當其已返於家。而哀思益甚。故曰。出則銜恤。入則靡至。又曰。民莫不穀。我獨不卒。此其時尚貪食息。以自全哉。乃或泥毀瘠而病。君子勿為之說。以繩當世之執親喪者。嗟乎。使蓼莪之孝子。作詩之後而死。則孔子必不以滅性非之。而仍錄其詩。可信也。新故王先生子底。以吏部考功郎中被謫。喜溢顏面。將歸養其親。而母夫人逝。先生擗踊而哭。水漿不入口三日。既歸。血清於修幕之上。衣不解經。蟻蟲盡生。蓋未練而卒。於是鄉人私謚之曰節孝先生。既歿四年。其弟戶部君阮。輯其所遺詩文。編為若干卷。屬彝尊序之。先生詩空明超遠。初誦之若淺易。諷詠數過而旨愈深。其文條暢芊蔚。羽翼經傳。蓋言出乎肺腑。而辭無雕繪。至告母文三篇。哀動頑豔。尤卓然可傳無疑也。彝尊以貧故。游四方。先舍人之喪。踰月而奔。未祥而復出。舍墜廬而逆旅。繩屨要經。僕僕於遠道。而靡所止息。彝尊之不孝。是豈足以序先生之文。惟是行役而喪其親。所遺之慘。則與先生同之。有感蓼莪作詩者之義。乃因戶部君所謂論次之如此。

感舊集序

見新而遺舊者。人之情也。然時方日趨於新。未必盡愜吾意所存。往往不若出於舊者之無敵。則新者反陳。而舊者祇覺其可慕焉。彝尊兒時。見先王父母治酒食。燕賓客。瓷盃多宣德成化款識。近亦嘉靖年物。酒杯則畫芳草蘭雞。其上謂之雞缸。若舊厯案所製。至或下勞僕從。見聞所習。無足異也。既遭兵火。往時之杯棬盡失。而景德鎮近日瓷盃。頗極精巧。或謂可勝曩昔。惟有識者。輒以為不然。蓋嘗以月之朔望。觀於京師慈仁寺。比日中。天下之貨。咸集。貴人入市。見陳瓷盃。爭視之。萬厯窯一器。索白金數兩。而宣德成化款識者。倍徙焉。至於雞缸。非白金五鎰市之不可。有力者購之。不少惜。既得之。惟有咨嗟歎賞而已。是可取以喻天下之才馬。少日所見先人執友。往來譚藝。每多博通六經二十一史。及年二十餘。識海內知名士。叩其學。年齒均者。恒不若父事兄弟之人。今年且半百。厯游燕魯齊吳楚閩粵之交。覺後生可畏而不足畏。轉戀舊遊。則唱和之篇。贈酬之作。蓋已零落無存矣。斯誠王先生阮亭以詩名天下久。其交友較余尤廣。感時懷舊。輯平生故人詩。存歿兼錄。凡五百餘首。而以哲昆考功終焉。人是集者。山澤憔悴之士居多。故皆余舊識。其詩或往日所見。謂為無足異。茲茲諷誦之。而信其可傳。傳之可久。後之咨嗟歎賞。宜如何矣。或曰。先生仕為郎。一時巖廊翰苑。朝會燕喜。應制投贈之作。咸樂得先生甄綜之。顧寥寥數人外。多

置而不收。何用。曰。獨不觀夫市瓷盃者耶。黃者。綠者。碧者。百子圖者。龍文五采者。皆昔日皇居帝室之所尚也。而有識者。莫或顧焉。則先生亦取夫芳草闌難之酒缸。足以傳乎後斯已爾。

### 王崇安詩序

余求友於關中。先後得五人焉。富平李因篤。子德。三原孫枝蔚。約人。涇陽李念茲。此瞻華陰王宏撰。無異。郃陽王又旦。幼華。五人者。其詩歌平險或殊。然余與論議。未嘗不合也。子德高視流輩。獨兄事予。每過輒坐主人下。嘗用十六蒸十七登韻賦長律四百言贈予。及同入史館。亟上書陳情。請歸養其母。子餞之慈仁寺。揮涕而別。二十年来。五人相繼摧折。而余之同調。日以孤矣。今年冬。知崇安縣事郃陽王侯琴伯。以槐蔭堂集惠寄。發函伸紙。誦之。格詩近體。各有其長。當夫冥摅而出。冷然以風。飄然以雨。及其既霽。春陽秋月。明媚於千花百草之間。由其興會之高遠。不專工字句之末。故五人所應有者。有之。所應無者。無之也。子德曩語余曰。吾秦周之舊也。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十一。非產於周者乎。降而為秦風。於車鄰。侈車馬侍御之好。於駟鐵。有田狩圍圉之樂。於小戎。無衣。美甲兵才戰之備。若似乎成周之遺俗。一變而為無道之秦。不知蒹葭白露之三章。其云水一方者。蓋言洛也。所謂伊人。則東遷

之主也。湖洄湖游，纏綿悱惻。本情深，故主之思。此延州來李于歎其為夏聲馬，悉乎哉。子德之善言詩也。侯集中之作，其原率準五人，尤能暢子德之旨。今宰山水之邑，畫簾多暇，有橋有池，琴瑟以詠，肥阿而畫，且也。去十六洞天，一舍而近，升天游之觀，雲物之怪奇，峯巒之向背，巖泉谷鳥之鳴，其取材也不窮，以絕勝之地，畢收之吟卷之中，將見聳高之格，日進而不止，毋謂秦無人，侯其代興矣夫。

嚴蓀友秋水集序

錫山之泉，居水品第二。自揚子中冷水莫得其真，而眾水皆出是泉之下。縣治萬家，負郭之廛相比，富者飾樓榭亭池，以恣游衍，士雖貧，山茨水檻，亦必有竹樹交映，清江淡沲，演漾門戶之外。其人多簡秀自好，所為詩文，每以真意取勝，無凌厲叫囂之習。信夫山水之足以益人性情也。處士嚴蓀友，生于其鄉，以工詩聞，書畫兼錄，其妙來游京師，公卿薦紳，爭為矜譽。予特愛其古文辭，澹然而平，益然而和，雍容紆裕，而不迫。庶幾可入古人之域，視世之鏤琢字句，以眩人耳目者，遠矣。蓀友聞予言，欽然不足，既而曰：予曷為我序之？曰：子之以秋水名集也，何所取諸？取諸有源也。與源之見于地也。下則涌而為濫，上則縣而為沃，仄者汎，旋者過，辨順道而行，空明而不滯，小波淪，大波瀾，石激之而鳴，風盪之而怒，雷霆車馬，神物恍惚，水豈有意為奇變哉？

決之不得不熅。熅之不得不作。亦隨所過而已。文之有源者。無畔于經。無窒于理。本乎自得。并中心所欲言。固不在襲古人以求同。離古人以自異也。蓀友其可與言文也矣。譬諸水。近乎海則鹹。近乎園則苦。甘者為禮。濁者為膠。火可以然而湯。可以泚。夫人皆能辨之。至投以茗。辨別其上下。析其苗髮之微。則必山林寂寞之士。若陸羽者。而後知之。蓀友無取乎公卿薦紳之言。獨命子為序。其有意也夫。

登嶧山記

嶧山上下皆積石。間不容趾。小若拳。大若堂房。若鬼工所運。而驚濤駭獸之突於前也。山遠近草木不殖。然嶧陽孤桐。載在禹貢。豈以其生之不易。故貴之與。石質森慄。游者鑿姓名於壁。未及百年。輒漶漫磨泐。不可辨識。李斯篆其不存於今。宜也。按詩言保。有鳧繹。繹者謂繹與嶧同。鳧山在今嶧縣。雖以嶧名山。去縣二百里。在鄒縣之南。杜預以為在鄒縣北。蓋縣治之徙久矣。山徑塊圯。無燕憩之所。以是游者特少。然升高遠望。風檣煙浦。出沒百里之外。於以覽神禹之迹。笑亡秦之愚。足以增懷懔慨。豈必林木鬱葱。臺館高下。然後為名山也耶。同余登是山者四人。巡撫山東工部侍郎兼右副都御史宛平劉公芳。躡躅美公弟芳。永大年。河間府推官大興牛裕。范式之。歙人江之鈔。于鱗。登其巔者。公與之鈔暨余也。

真賞樓記

平山之堂既成。越明年。中書舍人汪君季角。拓堂後地。為樓五楹。設粟主。以祀歐陽永叔。劉仲原。父蘇子瞻。諸君子。名曰真賞之樓。蓋取諸永叔寄仲原父詩中語也。君既為文勒堂。隲識落成之歲月。請子作斯樓記。於是樓成。又逾年矣。方山陰金公。將知揚州府事。實期于適館。既而予不果往。及聞堂成之日。四方知名士。會者百人。多予舊好。咸賦詩紀其事。顧子獨客二千里外。不獲與。私心竊悔且憾。回憶曩時。客揚州。登堂之故址。草深數尺。求頽垣斷砌所在。不能辨識。愴然長謔。謂茲堂之勝。殆不可復覩。曾幾何時。而晴欄畫檻。忽涌三城之表。且有飛樓峙其後。既感廢興之相尋。復歎賢者之必有其助也。當永叔築堂時。特出一時興會所寄。然春風楊柳。蓋別久而不忘。子瞻三過其下。恨仙翁之不見。至題詞快哉亭。尚吟思此堂未已。即永叔亦感仲原父能留其游賞之地。賦詩遠寄。是當時諸君子。未嘗一日忘茲堂可知。已肇祀焉。庶其馮依而不去者。與堂之廢。自世人視為游觀之所。可以有無守。是邦者。或不為葺治。至于日圯。理固然也。試登是樓。見永叔以下。凡官此土。有澤于民者。皆得置主以祀。後之君子。必能師金公之遺意。克修前賢之蹟。則是斯樓成。而平山之堂。始可歷久不廢。足以見汪君之用意深且遠也。子雖不獲觀堂落成。與諸名士賦詩



之來猶辛勅名榷下附汪君之文並傳於後亦可以勿憾矣夫

匏齋記

匏之為物其華若其蔓弱其形喙然非若瓠可以燔瓜可以蒞世遂以無用目之然制為器可以象天地虛其中可以受物截之則蠶淫之則楨則以為筌大者巢小者和挈竿而吹則為眾音之長匏非無用也審矣當其秋霜既降喙然者堅水出其前略約之不施舳舻之不設揭者涉者厲者沂洄上者沂游下者潛行而泳者正絕流而亂者風濡首滅頂是懼試腰以浮諸水則雖江湖可以無浹其有濟于人為功甚鉅今刑部主事德州謝君方山取以名其齋焉君質直好學所為歌詩無懦響金清玉振若笙竿之悅耳悉中法度飲酒百觥不醉君之所以自託非以是與雖然殆有濟物之思焉夫二尺四寸之律取象於坎民之陷于法也如溺于淵覆育者虛其中以服念則深者可以緘出漏者可以如塞譬置匏於河隨所溺而拯之車有時而濂舟有時而覆充匏之用無過涉之患而有共濟之功則凡經義之紛綸賓坐之論說得之一室而施之萬事者何莫非君之匏也于是其友秀水朱彝尊釋匏之義廣之作記書諸壁

秀堃堂記

長洲顧俠君築堂于宅之北間邱坊之南導以迴廊穿以徑壘石為山望之平遠也  
稍溝為池即之蘊淪也登者免攀陟之勞居者無塵壒之患曉則竹雞鳴焉晝則佛  
桑放焉於是插架以儲書又竿以立畫置酒以娛賓客極朋友兄弟之樂暇取元一  
代之詩甄綜之得百家馬業布之通都矣俠君乃夢有客愉愉有客瞿瞿一十十  
容色則殊或俛而拜或立而盱覺而曰是其為元人之徒與將林有遺材而淵有遺  
珠與乃借鈔于藏書者復得百家馬未已也博觀乎書畫旁挈乎碑碣真文梵夾靡  
勿考稽又不下百家而元人之詩乃大備焉予留吳下數過君之堂俠君請于予作  
記思夫園林邱壑之美恒為有力者所占通賓客者蓋寡所狎或匪其人明童妙妓  
充于前平頭長鬣之奴奔走左右舞歌既闌荆棘生焉惟學人才士著作之地往往  
長留天壤間若文選之樓爾雅之臺是已吳多名園然蕪沒者何限而滄浪之亭樂  
圃之居玉山之堂耕漁之軒至今名存不廢則以當日有敬業樂羣之助留題尚存  
也俠君築斯堂媿羣雅將自元而宋而唐而南北朝而漢悉取以論定焉吾姑記于  
壁用示海內之誦元詩者

倦園圖記

倦園距嘉興府治西南一里在范蠡湖之濱宋管內勸農使岳珂倦翁嘗留此著書

所謂金陀坊是也。地故有廢園戶部侍郎曹先生潔躬治之。以為別業。聚文史其中。暇則與賓客浮觴樂飲。其以倦圃名者。蓋取倦翁之字。以自寄。予嘗數游焉。樂之而不能去于懷也。歲癸卯。先生左遷山西按察副使。治大同。踰明年。予謁先生於塞上。時方九月。層冰在川。積雪照耀巖谷。彌望千里。勾萌盡枯。無方寸之木。相與語及倦圃山泉之深沈。魚鳥之游泳。蔬果花藥之翳鬱。情景歷歷。如目前事。先生抱膝低徊者久之。嗟乎。故鄉之樂。人之夢寐在焉。以予暫游者。猶不能釋于懷。況先生之寢處笑語其中者哉。先生之門人周君月如工繪事。為先生圖之。為景二十。於是三人各系以詩。先生復命予記其事。予嘗覽前代園亭山水之勝。往往藉人以傳。又必圖繪之工。而後傳之可久。若王維之輞川。顧瑛之玉山。百世而下。觀其畫圖。不獨想見兩人之高。而其所與游如邱為。裴迪。崔興宗。下至袁華。于立。盧熊。鄭韶之徒。覽者亦希慕之不已。然則圖繪之作。顧可少哉。今先生方欲任天下之重。援斯民於飢溺。雖欲遺章組之榮。息影江湖之上。以遂其所好。蓋難幾矣。是倦圃之所有山泉魚鳥蔬果花藥之樂。先生且不得而私。而予與周君。翻得藉園之圖以傳。為可樂也。周君名之恒。山東臨清人。嘗為江西參政。罷官後。遂移家江浦云。

看竹圖記

甯都魏叔子與子定交江都時歲在辛亥明年子將返秀水錢塘戴蒼為畫煙雨歸耕圖叔子適至題其卷於是叔子亦返金精之山蒼為傳寫作看竹圖俾子作記子性癖好竹甲申後避兵田舍凡十餘徙必擇有竹之地以居其後客游大同邊陲苦寒乃藝葦以代竹既而留山東見冶源修竹數百萬狂喜不忍去歸買宅長水上曰竹垞叔子過子言金精之峰十有二其一曰翠微易堂在其上梧桐桃李楸柏皆極獨竹不生種之自叔子始近乃連岡下上無非竹者蓋子兩人嗜好適同也珍木之產由兩葉至尋尺歲久而林始成又或莖于霜或厄于閏若夫竹苟護其本則末乃直上匪特有君子之守而已其勃然興起突怒無畏類夫豪傑之士拔泥塗而立加萬夫之上叔子居易堂讀書且二十年天下無知叔子者一旦乘扁舟下吳越海內論文者交推其能若竹之解于籟而驟于夫煙膏也文章之為道亦猶種竹然務去其陳根疏而壅之其生也柯葉必異然則叔子毋徒恃其已學者而可矣

游晉祠記

晉祠者唐叔虞之祠也在太原縣西南八里其曰汾東王曰興安王者歷代之封號也祠南向其西崇山蔽虧山下有聖母廟東向水從堂下出經祠前又西南有泉曰難老合流分注于溝澮之下溉田千頃山海經所云懸壺之山晉水出焉是也水下

流會于汾。地卑于祠數丈。詩言彼汾沮洳是也。聖母廟不知所自始。土人遇歲旱。有禱輒應。故廟特巍奕。而唐叔祠反若居其偏者。隋將王威高君雅因禱雨。晉祠以圍高祖是也。廟南有臺。貽祠子產所云汾神是也。祠之東有唐太宗晉祠之銘。又東五十步。有宋太平興國碑。環祠古木數本。皆千年物。鄴道元謂水側有涼堂。結飛梁于水上。左右雜樹交蔭。布見曠景是也。自智伯決此水以灌晉陽。而宋太祖太宗卒用其法定北漢。蓋汾水勢與太原平。而晉水高出汾水之上。決汾之水不足以拔城。惟合二水而後城可灌也。歲在丙午二月。于游天龍之山道經祠下。息馬逍遙石橋之上。草香泉冽。灌木森沈。儻魚羣游。鳴鳥不已。故鄉山水之勝。若或睹之。蓋予之為客久矣。自雲中歷太原七百里而遂。黃沙從風。眼昧不辨川谷。秦乾涸。沱亂水如沸湯。無浮橋舟楫可渡。馬行深淖。左右不相顧。雁門勾注。陂陀阨隘。向之所謂山水之勝者。適足以增其憂愁。怫鬱悲憤無聊之思已焉。既至祠下。乃始欣然樂其樂也。由唐叔迄今三千年。而臺駘者金天氏之裔。歷歲更遠。蓋山川清淑之境。匪直游人過而樂之。雖神靈窟宅。亦馮依焉而不去。豈非理有固然者與。為之記。不獨志來游之歲月。且以為後之游者告也。

東甌王廟碑

豪傑之士往往起破家亡國之餘流。離瑣尾極人情所不堪。卒自奮於當世。論者徒矜其勲伐之隆。至心跡之微隱而不彰者多矣。張良之于韓。田橫之于齊。卒從諸侯滅秦。要其志期於報讎雪恥而已。若夫封留王齊。豈以是為榮哉。子讀史至秦楚之際。有感東海王之事。其報讎雪恥無異良橫之所為。而終王其故土。守越之宗祀。以不廢。則又良與橫銜悲飲恨而不能致者。王克致之。可不謂難焉。惜未有推明其心者。而僅以趙佗梅銷之屬視之也。歲在癸卯。予游永嘉。乃得謁王之廟于縣治之東華蓋山之下。廟久不治。言之知縣事漢陽王君世顯。修葺之。王君許諾。以予之將歸也。先事請予文紀之。石。按史。王勾踐之後。國覆于楚。至秦郡縣天下。廢為君長。及諸侯畔秦。王率越從郡君入關滅秦。漢擊楚。王率越佐漢滅楚。高帝封王於越。以奉越後。惠帝二年。舉高帝時越功。曰。閩君搖功多。其民使附。乃立為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東甌王。廟之所由名也。漢制非劉氏不王。其初異姓王者八國。卒就誅滅。王與長沙王內閩越王無諸。獨終始得全。非以忠謹然與。司馬遷謂王入關時。項籍王命弗王。故王不附楚。是亦未推王之心者。蓋王之國楚寶。覆之項氏。雖非楚後。而世為楚將。安知覆越者之非項氏也。然則王之不附楚而佐漢也明矣。方其喪國于楚。廢於秦。版圖入丞相府。越人終保而不散。以瘡痍未起之眾。馳數千里。犯強虎狼秦。及漢

軍垓下。踪布信。越期會不進。而王之用命若蹈湯火。蓋圍恥未雪。王之心有不忍。一日懷安者。是可謂豪傑之士矣。夫其流離瑣尾。英毅果銳之氣。百折而不回。歿為明神廟。食於千載。宜也。爰從王君之請。綴以詩。俾迎神送神者。得以歌馬歸曰。

芒芒而逝。無遠弗屆兮。維此東甌。九牧外兮。夫餘封越。少康之支兮。至于勾踐。遂霸江淮兮。施與不盡。世載更兮。翁翦之侯。及無疆兮。師覆於今。其亡忽兮。或君或長。海濱是窟兮。七世維王。既誅乃仲兮。地雖秦郡。人越人兮。函關既入。極贏酷兮。復會于垓。殲楚族兮。圍恥既雪。白馬刑兮。敬鬼而壽。百六十齡兮。維甌之鄉。王所泣兮。秩祀孔虔。民有事兮。何以迎之。尊有疊兮。杞把橘栗。桃李梅兮。維王之來。樹兩旗兮。何以送之。工用謳兮。琴瑟笙簧。筑以侯兮。維王之去。亦莫我尤兮。我歌倡兮。我舞洋洋兮。黍稷維馨。蓮豆大房兮。千秋萬歲。俾樂康兮。

江西右布政使賀公祠堂碑

公姓賀氏。諱萬祚。字孝廷。浙江秀水人。萬曆三十八年進士。除南京刑部江西司主事。改禮部儀制司主事。持久喪歸。服除。補兵部武選司主事。歷郎中。出為山東按察司僉事。提督學政。遷福建按察司副使。分巡建南道。徙廣西布政司參政。分守左江道。轉江西布政司右布政使。分守嶺北道。年六十三以沒。公之在山東也。妖賊徐鴻

國朝文匯

卷三十

三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儒倡白蓮花教。遠近煽惑。公佐巡撫。指畫卒以決勝。其在廣西。土寇胡扶記為亂。官兵敗績。路將蔡人龍戰歿。詔集大師征討。會監軍參政潘應龍知潯州府事。張勳相繼卒于師。環兩江州縣咸震驚。公疾馳上官以方畧。獲扶記父子兄弟。皆就戮。招降莫敬龍所部千人。置之內地。別帥黎扶三以兵出掠。敬龍生擒。以獻。公斬之于市。羣蠻懾伏。境內盜賊悉平。鎮安土司岑繼祥與歸順土司岑大倫為仇。力不勝。潛通安南莫敬寬。密以騎象擄殺大倫。劫官男州印去。當事者欲徵功。謀討安南。公曰。鎮安土司世受冠帶。一旦甘為禍首。舍此不問。問安南非計也。宜治鎮安。以漢法詰責安南。聽其服罪。當事者從公言。徵寬果輸服。送還官男州印。其在江西。流賊方肆焚劫。圍定安。破安遠。公至。相視羊角石背諸營堡。賊聞有備。引去。嗚呼。士大夫當承平日久。人不知兵。洎夫啟禎之際。一夫構患。監司長吏。輒束手無策。羣盜四起。天子赫然命宰輔督師。無不立見摧敗。卒之建寧。屯烏合。長驅入居庸之關。蓋自陝及京師。僅五旬爾。嚮使若公等十數人。落落然分置要害地。則寇賊何難撲滅。惜乎試之窮山絕徼。雖事功屢建。無補天下之大勢。而公則盡瘁死矣。公所著有禮曹條議。兵曹疏畧。大業齋文集。其平生未嘗談兵。所至輒以兵事顯。卒之後。無子。以兄子侃修嗣。侃修中崇禎六年舉人。未幾亦卒。無後。葬尊之。再從父弟葬。跋于公為外孫。懼公名姓不



得書于國史久而湮滅乃具狀請處士俞汝言表公之墓又葺其丙舍為祠藏主以祀屬子記公行事于石并作詩以頌焉辭曰

公之考祖鹽官是處後遷于府居城東兮既舉于鄉遂揚于庭其文有章譽斯崇兮為郎救法克正五罰不爽苗髮刑德雙兮禮樂攸司章服是宜昭德甄微宣國容兮爰佐司馬九邊之野洞若觀火贊戎功兮誕出掄文去疵而醇歸夫義根發滯蒙兮閩甌甯地有巖無比失貴人意遠此邦兮度嶺而南桂水之淙蠻獠所侵屢奮庸兮踰嶺而北寇賊未息以戰則克保陴墉兮世盡愉愉公也饑飢恒集于枯命之窮兮轅攀輪拒公去不顧死于道路眾所憫兮有崇者邱左右泉流植以松楸馬鬣封兮公雖無祀女子有子狀公行事其可徵兮有覺其楹丙舍未傾祠我先正方誓宗兮

殷先生墓志銘

先生諱岳字伯巖一字宗山姓殷氏先世自山西遷雞澤曾祖某祖某不仕父太白舉人仕至陝西按察副使母曰田安人先生少蹠他然篤于孝友與其弟淵並負才名崇禎三年舉鄉試後數年省其親入蜀值副使公由遵義知府遷今官時流賊寇漢中關南大震分其黨伺副使江上副使將之官先生言曰今逆寇充斥若順流下必墮賊計乃請移檄興安命吏卒迎于江晉以數騎由萬山中出夜抵興安賊大驚

以為神會閣臣楊嗣昌以督師至惡副使抗直誣以違令致賊突圍當坐法淵詣闕  
訟寃不得白而副使以病卒先生再疏為父乞遺骸歸自漢中及家京師已陷先生  
適居西山與淵討賊事泄淵被執不屈死永年申涵光者素與先生為友留城中聞  
賊索先生急募死士夜馳與賊戰脫先生于難遂渡江同遊吳越逾年乃還吏部按  
籍除先生知睢甯縣事布袍皂帽騎驢至官舍時兵革甫定先生為政持大體與民  
休息治聲甚著涵光遺書勸之歸先生慨然曰我豈以一官易我友哉遂力請上官  
投劾歸騎驢出縣門學官某者送之于郊先生亟以朝參衣盡與之仍布袍皂帽還  
里所居鄉曰小砦草屋三楹與涵光晨夕唱和相樂也先生為詩自魏晉下屏不觀  
尤不喜律詩謂徒費對儻無益性情故平生所作惟五言古風一體莽莽然肖其為  
人遇佳山水輒留連不去游河南愛大魏風土思携家往強涵光為鄰涵光不果乃  
已鉅鹿楊思聖以病留軹關語先生曰疾革矣得傳青主藥我庶其瘳乎青主者先  
生之友太原傅山也時六月霖雨疾馳水石中五晝夜挾之並至蓋其重交遊趨人  
之急多類此先生外和而內介遇田夫野老陶陶雜處至見俗士面斥之未嘗假以  
色笑讀書必窮義理其拒異端邪說尤力知睢甯日有僧用鐵釘木室坐其內募金  
錢男女往膜拜先生怒欲焚之僧叩頭乞哀卒與之杖里居有祠曰三教堂塑釋迦

佛像于中。而孔子未坐。先生過之。志甚驚。所有田。改塑孔子于中。俾輝池。隔坐。僮僕若奉教狀。既成。為義學。以教鄉之子弟。先生產雖破。欣然自得也。予客太廡。與先生定交。每索予為弟淵作傳。予未果。今年春。先生游福建。次桃源。猶寄予書。比予至京師。而先生凶問至。以六月日病死福州。距生萬曆年月日。享年六十有八。娶康氏。無子。一女。嫁松江府通判曲周張某。既歸。喪。涵光立其族孫某主祭祀。卜日葬之。副使之兆。且具狀來告。嗚呼。予未為淵立傳。予先生之葬。是不可以無銘。銘曰。葬之者其友。銘之者其友。無子奚傷。有族孫以為後。

知伏羌縣事蔣君墓誌銘

文林郎知伏羌縣事蔣君之葬秀水。宋彝尊因其子之請。誌其墓曰。君杭州海甯人。早慧。十齡赴童子試。未冠。補學官弟子。崇禎九年。舉鄉試。出建昌新城。黃公端伯之門。三試禮部不利。歸。闢一畝園于南村。蓋無意于仕矣。吏部按籍授縉雲儒學教諭。黜經亂。無學舍。乃僦居樊氏宅。宅故延平訓導。阜所遺。有天際樓。羣山羅列。案前。阜詩所云。烏白蔭我牆。白茅覆我屋者也。君乃講學會文。拔麻成璋。鄭載颺于諸生中。後先取科第。有李華者。獲罪。知縣事汪宗魯。欲申上官黜之。君請于汪。不聽。淚成行下。汪問故。君曰。華孝子也。曩遇寇伏草中。其父負大母逃。寇將殺母。父請代。華乃躍

出求代父死。寇並釋之。顧明府毋黜華以教孝。汪為感動。裂其臍。君性耽山水。涉惡溪。梯陽谷。周覽桃花之隘。芙蓉之嶂。驟境諸山。旁及于天台。孤嶼迢遞。知伏羌縣。考稽禹迹。積石朱圉。所至題名于壁。縣臨極邊。年飢流移。載道。數徵輸之數。積逋三萬五千。君憫民疾苦。言之上官。請豁。上官不允也。又請革除濫徵夙弊。勒碑衢道。巡撫允焉。于是司府怒不可解。誣列君罪狀。巡撫以為過。奏彈文曰。知伏羌縣事董處涸殘之地。雖無苛政及民。然性近迂闊。賦詩立碑。催科不力。宜加處分為曠職之戒。先是知成縣事錢唐吳君山濤。俗觀以同谷在境內。建七歌堂。作粟主以祀杜甫。亦為巡撫所糾。先後罷官。傳者以為佳話。其云賦詩者。濫徵既除。縣民猶有抗不輸糧者。君作詩勸之。立碑者。即革除濫徵衢道碑也。君既落職歸。自稱南村退叟。布衣席帽。徒步瓜塍。參隴間。終年不入城府。日以詩文自課。合少壯所作。多至萬篇。手自汰除。猶存五千餘首。其言曰。作詩大義。以言志為本。六朝詩不必學。漢唐不必學。六朝宋不必學。唐元不必學。宋今人亦何必宋元是學乎。君之歌鹿鳴也。一榜詩人最盛。仕而達者。曹公浴潔躬。王公庭言遠。而鄴有萬奉。履安周濟。曾唯一。抗有金堡道。隱徐之瑞蘭生。未有巢鳴。盛端明。咸高不事之節。君既退歸。自處仕隱之間。諸君酬酢靡聞。又與曹王兩公居相近。琴歌酒坐。應和不乏。特不與馳騫為浮名者相接。故其詩

文不甚傳于時。第取怡悅而已。君年八十有四而卒。娶姜氏。子男二人。名世歲貢生。名表。國子監生。女五人。婿褚蔚文。殷光遠。吳源達。周文焜。沈朝英。孫男六人。女三人。葬某縣某原。銘曰。

學焉而為經師。仕焉而稱循吏。文達夫辭。詩言其志。嗚呼先生。惟不務名而名自至。吾言不誣。信于百世。

知思州府事陸公墓誌銘

去平湖縣治東六里五行。澗有邱隆然。為故中憲大夫知思州府事陸公之墓。公諱世楷。字英一。別字孝山。曾祖考長庚。中萬曆八年進士。累官南京通政司使。進兵部右侍郎。祖考啟錡。國子監生。以孫某貴。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考濟春。宣府推官。始封內宏文院中書舍人。累贈通議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妣譚氏。山東布政司參政。贈太僕寺卿。昌言之女。累贈淑人。公少補學官弟子。有文譽。順治五年。以選貢生赴吏部。除平陽府通判。又四年。同知登州府。又六年。遷知南雄府事。後十九年丁父憂。服除。補思州知府。蓋先後視府事二十四年。未得遷。告歸。四年卒。卒時年六十有五。公之判平陽也。甫至而姜瓖搆亂。遠近盡起。應之。平陽被圍。守以下局縮不能盡。一粟公貸粟于富民。籍其丁壯。登陴固守。百日而圍解。旋誘降其魁。

渠釋其黨師後大饑人相食公為粥食餓夫馬周于郊市辨民色先後給之餓者全活其在登州海寇揚帆猝至將逼城下公立設守具率舟師禦之寇乃逸去時叛帥海時行剽刺州縣僭稱王以公知兵事戒勿犯境又登有嫠婦夜為盜所殺鄰里訐其媳有所私慮事露殺姑滅口公攝縣事察其冤求殺人者不得禱于城隍神夢一馬騰蹕不休晨偏呼死者麻越嫠婦有幼子為驛卒公疑馬訊之卒言殺人夜投牒入府公念投牒時日有文簿可稽取驗之字屬改竄卒乃引服蓋卒初意行竊方入門嫠婦突出猝加刃焉媳實不知也南雄嶺嶠門戶殭理初定平南靖南兩藩王並駐廣州羽檄不絕于道部將更替出嶺一日蕪死七人公馳見帥論軍士罪有數孔雀翎者二人入始興山百稱平藩侍衛發民鑿礮民盡恐公往詰曰王雖尊不得擅役吾民今不使太守知詐也遂縛二人送廣州王不敢問踞僧與平藩暱結精廬府郭外誘婦女入鎖其夫後圍而淫其妻閉置者十餘公調知之僧故拳勇手一梃百夫莫敢近乃詭言營齋延之至入門門焉者振闔及堂階則胥隸畢集縛之以前僧瞋目呼無罪公先時已別遣捕卒盡執僧廬所藏婦女至庭下僧辭窮公斃之杖下邦人皆以為快嶺南俗好訟公曲喻以理赴愬者漸息暇築天峰書院課諸生溫鏐王湮等講學買田以饒之去之日老稱拒輪遮馬不得行立祠府治東士民春秋

社祭其莊思州。值王師凱旋軍馬綿繆。府舊設平溪清浪二衛。後割歸湖廣。而站夫猶循例冰協。公請于上官得免。繼遭旱祲。斗米二千錢。吏請開徵秋稅。公不可。民德之。輸者過半。前守以增賦得遷。公覆丈以弓。無餘壤。請反其舊。又持議謂思州雖列為府。所屬止四土司。居民附郭。不滿百家。丁糧不及一小縣。而又商稅不通。營伍不設。供億難與他府齊。宜仿黔西平遠近制。降為州。隸之鎮遠。而以施溪一土司割附銅仁。可救一方之困。議未允。公乃以病引歸矣。公孝事父母。友愛諸弟。篤友誼。能通財。不以生死為厚薄。家無美田宅。遇人有緩急。必應。未嘗責報。歸田後。足跡不詣公府。有司行鄉飲酒禮。請公為賓。辭者三。然後赴。晚結方外社。與禪人通復。今釋。縱譚清淨理。通復工于詩。今釋者。前進士仁和金堡也。公守南雄日。為治丹霞精舍。以居。公歸後。舍之于東園。遂終老焉。公于詩歸風合雅。不墮叫罵之習。文格醇正。手輯南雄思州二志。事必徵信。集若干卷。存于家。公生某年某月日。卒于某年某月日。配張恭人。生某年月日。卒于某年月日。合葬于墓。子男八人。歲有文行。一嗣仲父某也。女五人。俱嫁士族。孫男九人。女二人。銘曰。

嗚呼。古之循吏。久于其官。政以不煩。民以不冤。公于黔于粵。除惡必先。濟之用寬。客至張旆。廬旅居船。士也。討論席研。壺餐志其山川。申畫土田。有德有言。益于炎屢。宜

國朝文匯

卷三十

三十五

國學扶輪社印

爾子孫克昌厥文。美哉鮮原。秀水丸丸。固有後籍。

王處士墓誌銘

彝陵之州有處士王君。客代州。年月日以疾卒。其友人管代州參將事榆林趙君。敏而葬之。州城之南。演武場之右。山西布政司參議清苑陳君。首為詩悼之。富平李子。為立傳。而遺書乞予文誌其墓。嗚呼。君之制行。可謂信乎朋友矣。君名席民。字安生。少補彝陵州學生。遭亂。匿山中。胡公際亨保湖南。聞其才。令掌書記。城陷。胡公不屈死。處士與諸客皆就縛。將刑。諸客仰天哀號。涕泗被面。處士慷慨就死。監者壯之。為言於主帥。悉減死。分籍卒伍。處士乃得隸趙君籍中。日負芻以供軍饗。處士芻獨少。同伍皆詬詈。處士愬之趙君。趙君與言大驚。遂前擁處士上坐。解衣衣之。遂為趙君賓客。會趙君移官代州。引處士自助。邊城閒暇。處士乃復事文史。間為詩歌自娛。荆州自袁宏道倡卑靡淺俚之體。鄉曲翕然從之。繼復盡于鍾惺譚元春之說。詩品愈下。處士既交陳君。遂大變鄉人之習。一以唐人為師。然每多感時嫉俗之言。輒自焚其草。以是存者僅二卷。自趙君釋處士于負芻。待之上客。世多以此為處士幸。嗟。大士為知己者死。當胡公被難之日。刀鋸斧鑕。處士固甘心焉。使自改其節。以處士之才。何難力致通顯。則非處士之志也。彼夫刀鋸斧鑕。不足以動其心。而負芻又豈



足困處士哉。然處士不過趙君。則憂愁困頓。其詩必不工。間有所作。不過與牛童馬走。悲吟踞躑于荒山窮谷之中。已耳。將未為識者所賞。又賞者未極海內賢豪之選。其言不信於當世。則處士之詩終不傳。傳矣或不能遠且久。然則諸君子所以重處士者。雖由處士之才足以動之。而趙君之賢尤不可及也。已。處士生于某年月日。卒時年四十有六。娶左氏。無子。一女甫四歲。趙君撫為己女。銘曰。

乘爾孀。幾卷爾首。川爾新。忽釋爾負。溱沔之陽。雁門阜。吁嗟趙君。葬其友。厥銘惟實。庶永久。

文學曹君墓誌銘

君姓曹氏。諱山秀。字中峽。嘉興人。祖父皆不仕。君幼習詩。補縣學生員。歲乙酉。嘉興城破。子年十七。依外父馮君。避地練浦塘東。君世居幽浜。子兄事之。有吳君莖者。人目為狂生。家橫溼水曲。相去各二里而近。中道為五兒子橋。三人者暇輒相訪。攜飯一盂。肉一拌。酒一注。留必醉飽。日將暮。恨恨不忍別。及橋。徘徊橋上。縱論天下事。有不合。吳君瞋目視大譁。唾及人面。橋畔叢祠有病僧。聞之。駭蹣跚出窺戶牖。則見笑啞啞不止。疑始釋也。既而予同君讀書烏木橋村。賦詩日酬。和君有詩曰。魯連思蹈海。申徒欲沈河。倚嗟古之人。不為世俗阿。俄而盜劫主人居。君有弟從學。善泗水盜。

至遂投河。君亦亟投河。沈浮於水者數。其弟竟死。而君不善泗水。反得不死。鄉人以為詩讖。君痛弟故。自是不復作詩。專治舉子業。弟子從之游者漸眾。館真如僧舍。僧寂月通儒書。能詩。予每偕吳君造君。則寂月亦至。劇談移日不去。夜坐彌勒龕。琉璃燈下。恒達旦不寐。寂月語人曰。與諸君譚。假令載筆記之。即法言中說也。聞者怪之不顧。子既客游四方。久之。吳君亦入楚。轉客于黔。以卒。未幾。寂月亦逝。君十赴省試。不利。乃附載運船。訪子京師。會子奉命主江南鄉試。君至。則大困。旅食淨度。寺著散懷錄。自遣。比子還。則君已病。遂不起。子往視其斂。兄子某扶其柩還。半途亦沒。淹數月。始達于里。子某華之。先世之原。君娶某氏。繼娶卜氏。卒時年六十。嗚呼。方子與君田居。往還晨夕者。寥寥數子。相見。肝膽畢露。妄謂天下無不可交之人。無不可言之言。其後朋游日廣。夷憚怨隙。皆非吾意所期。始信久要之難。悔少日之失。而轉惜舊友之亡。為可痛也。銘曰。

生吾以為兄。死吾與為銘。人不如故。先民豈欺我哉。

文學鄭君壻誌銘

君諱珮。字原道。更字隨始。姓鄭氏。世居嘉興縣梅會里。里故無巨室。數門才者。曰西毛東鄭。鄭氏有鄉貢進士。知興國縣事。諱士奇者。君之世父也。曾祖某。祖某。父某。三

世約不求仕。君少治春秋。既而嫉胡安國傳義之非。投牒吏治詩。家無田產。授生徒自給。所居破屋三間。垣牆不蔽。井闌。竈。舂。紡。輒。畢。聚一室。客至呼主人。闔門而與之語。率以為常。每文會賦詩。君堅坐不作。閒擬樂府。音節出入漢晉間。一及諸經疑義。講說紛綸。聞前賢所未發。以是問業者漸多。束脩之入。積累千金。或勸君營什一之利。君乃畀里人褚己。浮舟於湖。販吉貝花中塗。為盜所劫。乙還語君。異日必償。君曰。盜劫子。吾責子償。是吾亦盜也。子勿復言。鄰有曹甲。貸君白金二鎰。賣藥于肆。以甘旨養其親。終歲子母不納。或諷君收其藥肆。君曰。甲藉是養其親。匪利我財。共子職也。封其肆。是奪其食。傷孝子之心。吾弗為也。由是人皆目君長者。貴人延君訓其子。推大宅舍之。居數月。語人曰。華門圭竇。吾素安之。此非吾寢處也。竟辭歸。久之。家益貧。冬無衣。脚或不鞣。然終不以告人。年七十有五。以疾終。娶崔氏。先卒。子三人。孫五人。貧不克葬。族人謀率私錢。瘞君。乃書君言行。納諸壙。系之銘曰。

子非墨氏之徒。而葬之薄也。猶勝保而委諸壑也。嗚呼。斯命也夫。